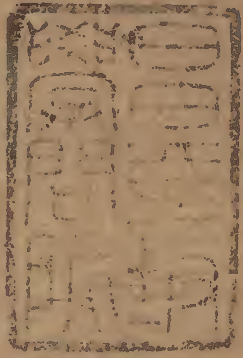


胡傳參義

三之五

四



| | | | |
|-----|---|---|---|
| 漢書門 | | | |
| 八 | 九 | 四 | 九 |
| 四 | 六 | 七 | 四 |
| 九 | 七 | 四 | 九 |
| 冊 | 架 | 函 | 號 |
| 類 | | | |

| | | | |
|-----|---|---|---|
| 庫文閣 | | | |
| 二 | 八 | 四 | 漢 |
| 七 | 四 | 五 | |
| 六 | 二 | 九 | 書 |
| 函 | 架 | 冊 | 號 |

九徑補註四十六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8459 | |
| 冊數 | 49 | (| 43) |
| 函號 | 275 | | 11 |



春秋卷之三

胡傳原本姜兆錫參義

莊公

同桓公之子母文姜
法勝敵克亂曰莊

莊王元年
齊襄五晉緡十二衛惠奔七黔牟三蔡哀二鄭厲入
八年子儀元年曹莊九陳莊七卒杞靖十一宋莊十七

春王正月

隱公不書即位為其無承于父將讓于弟故成公志而不書也莊公為桓嫡嗣其踰年即位則宜矣何以不書

即位乎若論即位之正凡諸侯之嫡必誓于王為世子及君薨告于王王使嗣為諸侯乃盡乎書即位之義而文成以下諸公未誓命于王但以嫡嗣承命于先君而書即位者春秋固不深絕之矣然文成諸公其始終之間幸無大故而姑恕而書焉所謂權而不甚失乎其正也莊公雖承命為嫡儲而桓公昏而客死于外文姜亂而滋變于內則不得為正始正終是雖復仇恐不克也而欲如文成諸公之書即位不得矣聖人于嗣位始終之際其權于天經地義之大嚴恕精密乃如此孰謂書不書苟焉而已哉

三月夫人孫于齊

凡書孫三條始此夫人孫二條始此夫人莊公之母文姜也孫遜同○書孫何也桓公見

殺于齊夫人與焉魯人責之而出奔凡內諱奔謂之孫也夫人不稱姜氏何也父母之仇義不共戴天為莊公者念其母則忘父而害義念其父則妨母而傷恩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有繼母殺其父者其子殺之有司欲論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于律即同凡人斷之以義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于春秋然後能權于天下之事矣孫者順讓之詞使若不為子所逐以全恩也而去其姜氏絕不為親以全義也然則哀姜孫于邾弗返文姜孫齊即歸而不書歸何也與聞弑桓之罪已極雖即歸如弗返然深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聖人錄河廣之詩于國風者明宋桓夫

夏單伯逆王姬

單音善書逆王姬特文一條○單伯不稱名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王姬不稱字尊王也逆之者

何天子嫁女于諸侯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王使我為之主故逆之也不言如京師者義不可受于京師也先君弑于齊而命公主婚與之為禮故不可受也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凡書築八條始此書築館特文○築事之小也魯以懿親主王姬館于國中必有常處今仇讐非所以接昏

姻衰麻非所以接弁冕故築于外也然則築于外得乎三年之喪加以不共戴天之仇王于義不當使主公子于義不可為主築于外之為宜不若辭弗主之為正君子貴端本也經一書再書不已者其義以復仇為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也○高氏曰王姬下嫁禮雖不傳以義推之諸侯固當躬至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主之然後逆之歸國今齊既不朝王親逆莊王命魯主婚魯亦不以喪辭故交譏之汪氏曰左以單伯為周大夫蓋惑于成襄之書單子耳然周有祭伯祭叔豈可以鄭祭仲亦周大夫乎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莊公卒子宣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錫命三條始此追錫命特文榮叔周大夫王朝之大夫例書字○錫命稱天王

或稱天子獨此王不稱天何也啖助謂王寵篡弑瀆三綱而貶之也春秋書王必稱天者以其履天位治天職勅天敘庸天秩賞天命刑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反追命之無天甚矣故視錫命文成之文其貶特異而與會葬成風使妾並

嫡者同貶也餘詳
文元年成八年

王姬歸于齊王姬書歸二條始此○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

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也書歸于齊而後

忘親釋怨之罪著春秋大復仇之義明矣然則書歸于齊與諸

侯之女書歸同辭而不異者何也周制王姬嫁于諸侯車服不

繫其夫下王侯一等者皆尊王之義所以正君臣也經書王姬

歸與諸侯之女同辭者此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之義所以

正夫婦也春秋述天理訓後世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

匹夫無以異故帝堯妻舜而書曰嬪于虞周莊妻齊而春秋曰

歸于齊其理一也自秦以後尊君抑臣而不得其道至諸列侯

尚主使男事女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為失而長樂王誦言其

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人倫悖于上風俗傷

于下又豈所以為治也然後知春秋

書王侯之女同辭垂訓之義大矣

齊師遷紀邾鄆邾邾音萍鄆音茲邾音吾凡書遷十條始此遷

三邑也○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書師遷者見齊人強暴用大

衆以迫為已屬也蓋紀曰是且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絕世則用

師遷之者不再貶而罪見

已莊王二年齊襄六晉緡十三衛惠奔八黔牟四蔡哀三鄭厲入

丑五年二年九子儀二曹莊十陳宣公杵臼元年杞靖十二宋莊

十八卒秦武六
楚武四十九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於餘丘小國也二傳以為邾邑者非

國也汪氏云蓋小國後屬邾也其書慶父帥師伐之何也見君

方幼而慶父擅政也魯君見弑者三公子翬主將專會不奉公

命仲遂擅兵兩世三軍服威而慶父如之故翬弑隱公而竊氏

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

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

夕之故哉通春秋之義者可以知戒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王姬卒特文○內女嫁為諸侯夫人賢則書卒

錄其本末亦書卒王姬卒何以書詩云曷不肅

雍王姬之車亦賢而書卒之義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

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也夫服稱情而為

之節莊公服齊姬而忘不共戴天之仇是謂不能三年之喪而
總小功之察故特書王姬卒以罪之亦錄其本末則書卒之義
也春秋之義美
惡不嫌同辭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凡男女會遇七條始此未人
會君四條始此禚音灼齊地

○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今會齊侯于禚是
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
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曰未嫁從父嫁從夫夫死從
子三從之義通乎其下况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
不正其家安正其國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
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
命之不行哀
敬之不至耳

乙酉宋公馮卒馮音憑莊公卒
子閔公捷立

庚莊王三年齊襄七晉緡十四衛惠奔九黔牟五蔡哀四鄭厲八
寅六年十子儀三曹莊十一陳宣二祀靖十三宋閔公捷元

年秦武七
楚武五十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此公子溺也不稱公子何也穀梁謂貶
而名之也惡乎貶貶其會齊伐衛以納

朔也忘父仇而釋怨于齊其罪大矣况會仇讐之
人伐同姓之國抗天子之命以納不義之君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王葬五條始此○桓王崩凡七年矣莊王至是乃
葬先王而諸侯亦不如京師葬王何也禮天子七

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
外姻至莊王至是乃葬先王是無父也而諸侯亦不如京師會
葬是無王也綜全經考之書葬王者五而其以七月葬者才一
王餘或五月或四月或三月甚者至七年矣其書公如京師葬
王者未一書而書卿如京師葬王者惟文八年書得臣如京師
葬襄王昭二十二年書叔鞅如京師葬景王而已凡但書葬某
王者所謂微者姓名不見于春秋也宣元年穀梁傳曰周魯並
有喪周平魯魯不弔周周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曰吾君也
親之者也使大夫不可也使大夫猶不可况又使微者乎事孰
大于葬王而至于無父無君尚忍言哉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
子懼

秋紀季以鄫入于齊

鄫音攜書以地入人國特文季紀侯弟鄫紀邑也○其以邑入齊何也齊欲滅紀入齊為

附庸也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故春秋之義叛君竊地必書奔有罪必加貶今季以地與敵而不書奔則非叛君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凡諸侯兄弟貶則書名宋辰秦鍼之類是也紀季不貶何也世衰道微強眾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季有紀侯之命屈已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也學者以三叛人以地奔之例

參之可以知邪正義利之辨矣

冬公次于滑

滑鄭地師次十三條始此但書次六條始此○書次何也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

秋之義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若但書次則伐不成伐救不成救其譏更不待言矣况魯于紀為姻好于齊為父仇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而乃見義不為何哉易于謙之六五則曰利用侵伐師之六四則曰左次无咎進退勇快顧義何如耳聖人精義之用至矣哉

辛莊王四年齊襄八晉緡十五衛惠奔十黔牟六蔡哀五鄭厲入邾七年 十一子儀四曹莊十二陳宣三杞靖十四宋閔二秦

武八楚武五十一卒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書享特文祝丘魯地○其享非禮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以

訓恭儉燕于朝以示慈惠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况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乎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卒始此○內女嫁為諸侯夫人賢則書卒錄其本末則書卒紀伯姬書卒錄其末也義見

後文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鄭伯謂厲公也杜預謂遇于垂者為子儀而蘇轍從之何也蘇轍曰桓十五年

突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弑忽立子亶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亶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弑子儀而入則是年遇于垂者子儀也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儀衛術與剽是也突術始終為君而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一年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也是四人者春秋孰與之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術之出以惡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術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莫適與也特不沒其實耳君子不幸而處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

止按轍之為此說亦善矣然鄭伯實厲公非子儀也據轍以衛
剽比子儀而剽君衛之時衍越在外初非若子儀立而其時鄭
伯突方在櫟也且衛剽弑而經書弑其君剽國人諡為殤公子
儀經不書弑其君而諡亦無與立也則子儀之不正其為君而
遇垂之為厲公益明矣其遇張氏謂
齊謀紀也餘詳莊二十一年鄭伯卒

紀侯大去其國

書大去特文。以國與季季奉社稷故不書滅
詞也凡書大閱大奪大蒐而謂之大者譏其僭也書大有大無
而謂之大者志其盈與其竭也書大去則土地人民儀章器物
之屬悉置不顧先事飄然而見其高矣然則守王土承先祀義
莫重焉委而去之無貶與夫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當效
死而弗去以道言之不以其養人者害人去亦可矣于斯二者
顧所擇如何爾太王去邠從之者如歸而紀侯去國日以微滅
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與其不爭而去是以
異于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是故書叔姬歸鄆而
紀侯卒不書明
其為君之未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內女葬三條始此。內女嫁例不書
賢則書錄其本末則書此書葬紀伯

姬而目齊君者罪齊襄迫逐紀侯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
葬亦錄其本末之詞也蓋葬之者禮也而禮之小不掩其罪之
大遂其君覆其國而葬其夫人是猶加刃于人以手掩之也故
如紀似禮存紀似義葬伯姬似仁聖人惡似而非者恐其亂德
也此
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書公狩二條止此及外君狩特文。齊人何
也穀梁謂齊侯也其書人何也卑公之敵所
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乎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與同
國九族之仇不同鄉黨朋友之仇不同市朝今莊公與齊不共
戴天無時焉而可通也而乃與之狩乎夫狩者馳騁田獵其為
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上主乎宗廟曾忘親釋怨而與樂
于境外乎故齊侯稱人
而公書及以罪之也

王莊王五年齊襄九晉緝十六衛惠奔十一黔牟七蔡哀六鄭厲
八年入十二子儀五曹莊十三陳宣四杞靖十五宋閔三
秦武九楚文
王熊貲元年

春王正月

二年以後春時皆無事特書春王正月十九條始此。元年正月雖不書事必書春王正月者為元年正月當

書公即位而書也。元年正月或不書公即位特聖人削而不書。故元年之春王正月無論書事不書事例必書惟如定公即位。在六月乃書春王而不書正月也。而二年以後之春王正月非其比矣。二年以後必有事乃書春王正月。餘惟春時皆無事。乃特書春王正月。若正月無事而二月三月有事。即但書春王二字。冠于二月三月書事之上。而不書春王正月矣。故其以春時無事而書春王正月者。猶夏時皆無事而書夏四月。秋時皆無事而書秋七月。冬時皆無事而書冬十月也。即一書春王正月。而文同義異如此。故曰文成數萬其指數。干非聖人莫能修之也。學者其可忽哉。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夫人書如師特文。禮父母沒不歸寧如齊。猶非也。况如齊師乎。師者衆多之地。齊風載

驅篇刺襄公滅禮義而其妹文姜與為淫亂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翩翩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遊儻儻者疾貌也。夫前此會享猶為之名也。如齊師則羞惡之心亡而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登書至此以戒後世。謹禮于微慮患于早之意也。

秋邾黎來來朝

小邾朝五條始此。外蕃附庸書名二條始此。邾國名。戎狄之附庸也。中國附庸例書字。邾儀父蕭叔是也。戎狄附庸例書名。邾黎來介葛盧是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朝。其後王命以為小邾子。蓋已自進于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伐衛何也。三年齊魯伐衛黔牟。納朔不克。今又四國會伐以納

之也。以公而下會四國之人何也。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書人者。人諸侯以人公也。衛侯朔得罪于天王。今四國伐衛以納之。而王人救衛以拒之。其逆王命可知矣。故貶而稱人也。

癸莊王六年

齊襄十。晉緡十七。衛惠十二。黔牟八。奔不書。蔡哀七年。鄭厲入十三。子儀六。曹莊十四。陳宣五。杞靖十六。宋

閔四。秦武十。楚文二。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正月公穀作三月。凡書救三十二條始此。書王人救特文。王人微者。子突其

字也。以下士之微。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其過衛朔而救黔牟也。朔陷其兄。使至于死。雖其父以不正立之。非王法所許也。

王治其罪而廢之矣。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何哉？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王師伸討，輕委諸子弟而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經例：凡書救，皆善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于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夏，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伐楚，救江是也。救而不速，則書次以著其罪。豹救晉次于衡雍是也。救而不救，則書至以罪其法。公救成至，遇是也。兵凶戰危，獨于救書法若此，况逆王命而王師救之乎？夫自子突不勝五國，而後王命益不行于天下矣。然春秋之初，猶有是師，則法尚在也。其褒貶豈以彼易此哉。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義見上下。

秋公至自伐衛。朔歸衛書入公伐衛書至何也。入有二義。一難詞。一逆詞。至危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師五國伐黔牟以歸衛，勢宜無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之義，天下為公，上也。世及為禮，次也。若內則陰賊世子，外則顯逆王命，以得其國，即與之者亦危矣。故主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衛朔書名書人以著其惡。外則諸侯書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螟。螟三條止。

冬齊人來歸衛俘。書歸俘特文。俘二傳謂寶也。商書伐三股，俘厥寶玉是也。○書來歸俘，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路。

矣。朔以孽殺嫡，以臣抗王，其篡逆乃王法所不宥也。彼諸侯者，豈弗一察而力援之哉？及觀齊來歸俘，然後知其以人欲害之而失其本心也。世衰道微，徇于貨寶，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于篡弑奪攘，則不厭也。春秋書此，以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

甲莊王七年。齊襄十一年。晉緡十八。衛惠十三。蔡哀八。鄭厲入十四。子儀七。曹莊十五。陳宣六。杞靖十七。宋閔五。秦武十。

一楚文三。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義見後文會穀。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見音現。書夜書夜中，特屬五條始此。星隕之屬二條始此。凡書隕四條始此。○夜謂初昏，恒星列星也。夜中謂半夜，如雨者言衆也。其書之何也？孫氏

謂恒星常見而不見此異之大也朱氏謂日見于晝星明于夜天道常理今夜光明而常星不見此陽不陽陰不陰君不君臣不臣之象也

秋大水無麥苗

書

無麥苗二條始此苗禾苗也杜氏曰漂麥及稼苗也何氏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

曰禾○書大水又書無麥苗何也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秋無麥苗謂首秋也周正之首秋七月為夏正之五月故已熟之麥及始種之苗俱為大水所傷耳舊乃謂周正但改夏正之正朔不改其月與時而孔子以夏時冠周月之上也夫不改月與時則夏正之秋安得尚有麥為大水之所傷乎而如謂孔子以夏時冠之則又當曰夏大水無麥苗而不當曰秋大水矣是自相刺謬也學者詳之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齊地○二年十二月會于禚四年二月享于祝丘五年夏如齊師是年春會

于防至冬而又會于穀其為穢德益不可問矣明年無知弑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乙莊王十一年

八年

齊襄十一年弑晉緡十九衛惠十四蔡哀九鄭厲八十五子儀八曹莊十六陳宣七杞靖十八宋閔六

秦武十二楚文四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甲午治兵

丙書師始此書侯特文書治兵特文

○師謂我師也書次以侯何也伐而次者有整師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伐楚次于涇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次于聶北次于雍榆是也侯而次者有棄師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是也何侯乎陳蔡或曰聞陳蔡將過我侯而邀之也或曰將與陳蔡共伐國不至而侯之也皆以其非義而書貶之也書治兵何也譏不在治兵也周禮大司馬教治兵與教振旅教養舍教大閱之法相後先言其法之嚴也而其法先事而備之謂之豫事至而習之謂之時言其教之密也且桓六年八月大閱為夏正之六月非其時而此年正月治兵為夏正之十一月正其時矣然則治兵于郎者侯之未至恐有逃亡潰散申軍法以整齊之與學者但以上下文推之則知治兵之非所譏而勞師黷武之失其譏蓋有所歸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降戶江反書降二條始此○前言伐鄭圍長葛此不言伐何也經例

圍邑先言伐國圍國即不言伐矣書圍又書降何也明力屈也
文王伐崇不降退修教而伐之因壘而降服人以德未聞其以
圍也書師及齊師圍郕郕降責齊尤責魯也及齊親仇讐也及
齊圍郕殘宗親也及齊圍郕而郕降齊因人為不義徒取辱也
于是莊公之罪亦不能掩矣

秋師還還音旋凡書旋四條始此師還二條始此師不書還書
還幸完師也譏久役也按左氏郕降于齊慶父請伐齊莊
公不可是其時君卿親與圍郕也而其及其還皆不稱公何也
重師也春秋之義君將不稱帥師以君為重而此稱師不稱公
則以眾為重一歲之間舉大眾動大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
郕而郕不服歷三時而後還無名黷武莫此甚也故書師不書
公用著勞民毒眾之罪以為後戒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無知公孫無知也諸兒襄

州吁以罪衛莊也無知不稱公孫何也亦罪無知以罪齊僖也
無知弒且篡其罪固如州吁矣何亦罪僖公乎無知者僖公同
母弟夷仲年之子也僖公私其母弟異于他弟施及其子衣服
禮秩如嫡此亂本也觀齊年之聘特以弟書則知法亂地而禍

患滋之本矣然則其時死于君者二人春秋重死節而不一書
何也按左氏齊侯遊于姑蘇遂田于貝丘徒人費遇賊于門先
入伏公出而鬪死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昵
以田遊佚樂事其君者蓋有忠君之心而未知忠君之義者也
其與孔父仇牧荀息董正色立朝以過強禦而踐忠貞者則異
矣是時鮑叔管仲隰朋皆沉于下僚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
紛如乃居左右以為親信故同一齊國也桓公用以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不能保其身死
于戶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其去自
經于溝瀆而莫之知者不遠耳豈春秋重死節以教萬世之義
乎

丙莊王十九年齊桓公小白元年晉緡二十衛惠十五蔡哀十鄭
申二年厲入十六子儀九曹莊十七陳宣八杞靖十九宋

閔七秦武十
三楚文五

春齊人殺無知殺無知者雍廩也而稱齊人者亦討賊之辭也弒

年不稱君無知已踰年亦不稱君何也亦明賊之非君也春秋
之義未踰年失位者統歸于先君方踰年失位者統歸于後君

凡以一統紀也故如未踰年之鄭忽已踰年之曹羈莒
展與雖正嗣猶不稱君也况篡弑之賊如州吁無知乎

公及齊大夫盟于兢莒音器魯地○公何以盟大夫齊亂無君
故大夫得敵公也大夫不稱名來盟非一

人也及之盟何也齊大夫有迎公子糾者而公志納之責公忘
父而親讐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何以譏曰德有輕重
怨有深淺怨莫甚于讐父而德莫重乎安邦父讐不報乃以重
德報之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凡書納七條始此○伐納者不受而強致之之
始此○

詞也齊諸大夫迎糾公又申之以盟讐矣又必伐而納之何也
二公子各有黨須伐乃納也左氏稱子糾公穀皆止稱糾君子
以公穀為正糾不書子明其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明其宜有
齊也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糾幼弟也又未嘗立
世子小白長故宜有齊也入者逆詞亦難詞小白宜有齊又何
以書入諸大夫迎糾于魯而魯又伐以納之故小白稱入也桓
當立其後管仲相之為從義故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社矣糾不當立召忽死之為傷勇故此諸匹夫匹婦之諒而
九月書殺子糾
不書及召忽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乾音干乾時齊地書我
師敗績特文○內不言

敗績雖升陘之敗但書戰也此直言敗績者與讐戰雖敗亦榮
也為讐納雖勝亦辱况敗乎故直書而不諱也是戰也公喪戎
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何以不言公上文已書公伐糾矣
于是直書其事而微之所謂隱而不匿也蓋為復讐而與戰不
共戴天之義也不為復讐且欲納讐人之子而與戰則不知類
也若復讐而戰敗當書公冠于首例子沙隨之不見公平止之
公不與盟以明義矣此春秋
大復讐深切著明之教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書取殺特文○前書糾此何以書子糾
也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納也殺糾復

稱子者明不當殺也仁人之于兄弟不藏怒不宿怨糾雖爭立
越在他國置勿問可也必請魯殺之不仁甚矣故孟子曰五伯
三王之罪人也然則魯實殺之何以云齊取殺之乎穀梁曰取
易詞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言取病內也公為齊殺糾
則如弗納始納之終殺之不待言而貶見矣一言之間諸義畢
備故曰春秋化工也○陳氏曰書齊取惡齊譎以求管仲而為

之詞也非不忍于自殺其親而假手于魯也

冬浚洙浚音峻猶濬也洙水名書浚特又○洙何以浚畏齊而浚之以自固也然守土以固國為重固國以保民為本治本以及未耨安舍本而事末者殆苟失其本雖有限帶封域如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也而况洙乎書浚洙示後世為國者不可以重本而棄末尤不可以驚末而忘本也

丁莊王十年齊桓二晉緡二十一衛惠十六蔡哀十一鄭厲入西三年十七子儀十曹莊十八陳宣九杞靖二十宋閔八

秦武十四楚文六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勺音灼魯地○齊為納糾伐魯經不書伐省文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蓋責魯也乾時敗矣于糾殺矣又以橫逆加我而我敗之所謂不得已而應敵者也又何以責乎經例罪顯者不待貶也罪隱者則明之夫善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師至于善陣德已降矣而况兵刃相接不肯陣以戰又乘其鼓衰而以詐勝之乎故特書敗齊以責魯此春秋責備賢者而魯論所謂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之意也豈罪魯而不罪齊之謂哉

凡此者當以類推之

二月公侵宋書侵六十條始此○或稱伐或稱侵何也據左傳曰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又國語曰伐備鐘

鼓聲其罪也襲侵無聲為誓事也公羊曰粗曰侵精曰伐陸氏曰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與師曰侵胡傳則又曰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地曰侵也今按諸說互異然其釋伐皆是而釋侵皆有未盡者夫左氏謂無鐘鼓曰侵則如齊侯侵蔡晉侯侵楚皆用大師而連眾國若無鐘鼓何以行師陸氏固辯之確矣國語襲侵無聲亦猶左傳無鐘鼓曰侵之說而襲侵合併又失之公羊精粗之別亦初未見分曉至陸氏謂無名與師曰侵則胡傳所引易之利用侵伐書之侵于之疆詩之侵自阮疆皆聖經所言帝王用師之道不得謂之無名而負固不服則侵之又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之一也然則其義安在即以秦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二語推之則侵有鐘鼓甚明但先儒未發其蘊耳蓋聲罪而討之曰伐不聲罪而掠之曰侵二者皆不廢金鼓其虧枚卧鼓而掩取者則襲也內外傳不明聲字之義而以聲罪為金鼓之聲則其以為侵襲皆無聲也亦宜矣然則伐與侵皆有鐘鼓而一聲罪而討之一不聲罪而掠之何也周禮九伐之法侵為負固不服者設則所以用之者本重而其于負固不服者未

即能討正之。且姑侵掠之而已。則其為用也。又較輕。今以經考之。書侵六十餘條。書伐二百十餘條。而經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取不言入。滅不言取者。明伐與戰。圍入取。滅之屬。相因而舉。重以槩輕也。其間伐與戰。連文者六條。與圍連文者九條。與入連文者一條。與取連文者七條。又明伐與戰。圍入取之屬。相因而因。輕以及重也。若書侵。則與戰。圍入取。滅。皆不相因。惟潰若獲。若救三者。則伐若侵。皆與連文耳。蓋伐戰。圍入取之屬。雖互有重輕。而視侵皆為重。故皆聲罪以討。獨侵為較輕。故不聲罪以討也。然則侵無害于義乎。周禮為負固不服者。設而妄用之。即貶可知矣。魯宋未嘗有隙。而書侵者。王氏謂以詐敗齊乘勝而侵宋。非保國之道也。蓋亦不待再貶也。

三月。宋人遷宿。遷人國二條始此。○遷。邾鄆郚。猶紀三邑也。宿。陽而遠。異于邢衛之自遷也。遷國重事也。雖擇利避害。猶或恐沉于眾。不肯率從。而况迫于強暴。實取之名。遷之棄久保之城。隍營新徙之廟社。跋涉非時。營築無已。起怨干和。肆行而莫之顧者乎。凡書遷人國者。其罪重于遷人邑。不待詞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止。乘去聲。郎。乘止。皆魯地。○其言次。何。明桓

公圖霸而未集也。書次郎。以見齊霸之難。猶書次厥貉。以見楚霸之難也。然則魯得乎。齊楚不以道與師。而深入他境。以圖報罪也。魯不以道却敵。而苟用詐謀。以倖捷亦失也。次者。慢于事。敗者。背于理。交譏之。

秋七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荆。楚本號。莘。蔡地。書荆始

六條始此。○春秋之始。書荆敗蔡于莘。而以蔡侯歸。其後書吳敗頓。胡滅蔡。陳許于雞父。而胡子沈子滅明。春秋外蕃之禍。自荆始。而以吳終也。書以歸。惟三條。以故不名。而餘皆書名。何也。經例。諸侯不生名。失地則名。欲使有國者。保其社稷。和其民人。而無至失所守也。况書以其君歸。又不止于失地乎。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不書以其君歸。猶未甘心于臣虜也。奔逃雖罪。猶有耻焉。若蔡獻舞。踰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皆所謂昔客而今虜也。尚忍言哉。國君死社稷。正也。後世人君知春秋書名之義者。則知惟仁者能在高位之意。與世守而效死弗去之責矣。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凡書滅國。邑三十四條始此。滅國書

名四條始此。譚音談。小國。○凡收其土地。曰取。夷其廟社。曰滅。取皆不日。滅則日。重滅國也。其不日。逸之也。滅國不再貶。雖書

君卿猶貶也。况書國書師書人乎。滅不書奔，不書以歸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滅而書奔，若以歸責不死位也。奔不書出者，何出者對入而言。國亡無出入之可言也。國君失地名，國滅身奔矣。何以書爵而不名乎。有取滅之罪則名，若無取滅之罪，徒以力不能勝，不幸而奔，則不書名。所以深責齊也。按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滅譚，譚子奔莒，楚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皆不從失地，則名之例者深著滅國者之罪也。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獨書名者，傳稱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携夫人以逆吳子，則已甘心臣虜矣。既而復奔，初非以不屈之義，懷復國之志，如諸人比也。春秋之義，首在抑強以扶弱，而又責弱者之不能自強也。故書法如此。

戊莊王十一年，齊桓三，晉緡二十二，衛惠十七，蔡哀十二，鄭武十五，楚文七。

二十一年，宋閔九，秦武十五，楚文七。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鄆。鄆音茲，魯地。左氏曰：宋為鄭正之役，故侵我。公禦諸鄆，宋師未陳，薄而

敗之也。

秋宋大水。凡書外災始此。書外大水，特文。外災不志，其志何也。外災告則書弔，則書也。凡水火及兵戎死喪之類，諸侯

于四鄰有恤病救災之義，則承告而弔之。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或曰：志宋災獨多者，地密邇，且王者之

冬王姬歸于齊。王姬歸二條止此。按傳此魯為共姬，主昏齊侯

合禮不書一者，逆不見公不書也。然則其書歸于齊何也，亦為其讐也。莊元年主王姬，書逆書築，乃書歸歸後又書卒，凡皆譏也。此但書歸何耶，前書逆為齊不逆而我逆也，書築館為喪也。書卒見姬雖宜卒，齊讐不宜喪也。今親逆得禮，齊讐又易世矣。王氏謂主襄公之昏，其罪大，故言之詳。主桓公之昏，其罪小，故書之畧，是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己莊王十年，齊桓四，晉緡二十三，衛惠十八，蔡哀十三，鄭厲入十九，子儀十二，曹莊二十，陳宣十一，杞靖二十二，卒不書，宋閔十，弒秦武十六，楚文八。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鄆

內女歸後書歸二條始此。歸鄆何也。紀季以鄆入齊存祀而姬依之以奉祀

也。莊三年季入齊四年紀侯即去國姬至此始歸鄆何也。紀侯卒然後自魯而歸奉其祀也。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魯而歸鄆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高其義恩禮有加故其歸于鄆其卒其葬國史悉書。夫子存而弗削為後世勸也。魏夏侯令女為曹爽弟文叔之妻既寡依爽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可忍棄之聞者為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啖氏曰非嫁而歸故加紀字何氏曰時齊聽紀季後五廟于鄆故國之。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閔公弑弟桓公御說立。萬不書氏而以

國氏罪萬猶罪督之義也。仇牧亦書及以錄之何也。若仇牧可謂不異疆禦矣。按傳萬弑閔公于蒙澤仇牧趨至遇于門手劍而叱之萬批殺仇牧碎其首齒著于門闔萬遇太宰于東宮之門又殺之。牧雖徒殺其身未能執賊亦足為求利焉而逃其難之戒矣。然則其時太宰督亦死于君難而不書又何也。督有罪也。督見殺而非身負弑逆之罪則經亦得如孔父仇牧荀息之

例書及其太宰華督萬殺督而非身親弑逆之禍經又當如州吁無知之例書宋人殺督而督萬皆身為弑逆故書法如此也。夫權重輕而制其宜者義也。聖人以義為權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孰能修之。胡氏曰督死閔公之難而削不書者身有罪也。惠伯死子惡之難不書者君無命也。召忽死子糾之難聖人比于匹夫匹婦自經于溝瀆者事不正也。崔杼弑莊公晏平仲曰人有君而人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君子不以其罪晏子者莊公不為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暱臣也。若孔父仇牧荀息執國之政非私臣比欲勿死焉得勿死。聖人書而勿削以為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視君猶弁髦而三綱絕矣。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大夫書奔五十四條始此。凡臣書奔有二義。臣有罪則責其臣事君非忠而至于奔。臣

無罪則責其君使臣非禮而致其奔。故書奔責臣兼責君也。然古者臣有罪君使人論之臣自冠釐纓而待放奔于何有。故書奔又專責臣也。按左氏萬奔陳宋人以賂請萬于陳陳人醉萬以犀革裏萬而歸之宋人乃醢萬則萬已討矣。曷為書奔陳而不書宋人殺萬乎。經例以罪奔而其人怙惡以入者雖非弑逆其討必書如鄭良宵晉欒盈先書奔又書入與殺是也以罪奔

而其國覓賊以歸者雖弑逆其討不書如宋萬公子慶父但書奔不書歸書殺是也所以然者奔避如放流然討賊之義已具矣况畏罪與怙惡又有尚書怙終非終之辨乎故曰比事屬詞春秋教也故春秋謂之化工

庚僖王十有三年齊桓五晉緡二十四衛惠十九蔡哀十四鄭厲子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

二十三年卒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楚文九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北杏齊地舊云衣裳之會一。王風絕筆于莊王而

是年僖王立齊桓公霸矣。霸主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乎四國非微者也宋公邾子固在也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會盟自齊桓之北杏始而桓非受命之伯不過諸侯推為盟主而已故稱人者衆詞亦微詞衆而稱人以公論許之微而稱人正以王法貶之也然則齊侯獨稱爵何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于左衽者雖與之可也誅諸侯者正與桓公者權春秋之義美惡不嫌同辭曹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而餘皆稱人並放此

夏六月齊人滅遂遂國名舜之後也。滅而書奔者國滅而身不與之俱滅也滅不書奔者國滅而身與俱滅也

故書滅有二義一以貶滅國之人一以憫見滅之人滅人國者奪其土地使不得以安民人毀其宗廟使不得以奉祭祀此非至不仁者不為固無問見滅者之死與奔而其罪大矣若國見滅者其君寧速以死不緩以生何憫如之故滅不書奔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語有之與滅國繼絕世天下歸心焉齊桓方主盟倡霸而滅譚滅遂相繼以書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之事與而憫見滅者即具于此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稱人微也或曰亦所謂不知其姓名則人之也凡書滅者不待貶而惡見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音歌齊邑。凡盟皆譏也譏渝盟也然春

者或漸少矣故渝盟譏而其盟以伸信者無譏可也是盟也曹劇劫盟而齊桓從之書齊侯盟所以善桓也齊桓倡霸魯從齊獨後復劫盟而後從之書公會齊侯盟亦所以善公也然則世讐可與平乎君子之於義也權大小審輕重魯于齊襄有不共戴天之讐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會狩禚會伐衛會圍邾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襄公棄世矣

春秋莊公

卷三

七

桓公方合諸侯安中國攘戎狄尊天王乃終修怨怒鄰也將仇齊乎抑仇王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雖許其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復九世之讐春秋賢之者按經義初不然蓋傳者爲此說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耳

辛僖王十有四年齊桓公晉縉二十五衛惠二十蔡哀十五鄭厲

十二年入二十一子儀十四弒不書曹莊二十二陳宣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此宋背北杏之會而諸侯伐之也稱人者將甲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而後垂

二十年未嘗遣大夫爲王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故南摧荆楚西抑晉秦天下莫之爭也或以爲貶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單音善單伯魯命于王之大夫也○隱四年宋齊

陳曹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再舉三國何也宋背北杏之會合諸國伐之者齊桓也故會伐者無貶而其辭平若主謀伐鄭而欲求寵于諸侯以定位者篡逆之衛州吁耳况暈又背君黨逆而會之乎故詞繁不殺以深疾之也而聖人輕重之衡不可淆矣

秋七月荆入蔡何以入蔡荆以蔡哀侯言滅息而取息媯後憐息

遠者之徒爲諧移也亦可以鑒矣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鄆音甄衛地舊云衣裳之會

是宋人服從而爲會也不言陳曹而言衛鄭者蓋伐以師而會以諸侯故文有不一與

壬僖王十有五年齊桓公晉縉二十六衛惠二十一蔡哀十六鄭

三秦武十九楚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舊云衣裳之會三○傳云齊

不與而陳侯亦至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義已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何以見伐郕爲宋附庸而不服宋也宋非

霸而諸侯爲宋伐郕故齊在宋下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咸與桓然後成乎霸矣

鄭人侵宋義見下

冬十月

癸僖王十有六年齊桓八晉緡二十七曲沃武公稱滅之改號晉通前凡三十八年衛惠二十二蔡哀十七鄭厲

二十四曹莊二十四陳宣十五杞共三宋桓四秦武二十楚文十二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何以見伐鄭背鄭之兩會而侵宋也宋序齊上猶伐鄭之例也張氏曰伐鄭不止為

宋而已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家氏曰鄭突以逆篡嫡昭之弒突之為也齊桓圖霸初未請正其罪而與為會今乃為宋

伐鄭抑未矣

秋荆伐鄭何以伐鄭鄭厲自櫟入緩告于楚而伐也王氏曰齊方圖伯楚亦寢強陳蔡鄭許適當其衝而鄭尤甚故伐也

夫中國得鄭可以拒楚楚得鄭可以窺中國自是鄭被兵于中國者三十九被兵于楚者三十春秋備書見戎夏之盛衰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

幽同盟十六條始此會公羊作公會許男下公穀並有曹伯二字幽宋地舊云衣裳之會四○盟為鄭成也會者公而不書

公諱之也程子謂齊桓始霸仗義以盟而他日魯首失信而受叛盟之人故于此諱不稱公是也書同盟何也明謙也吳氏謂

此為桓糾合一匡之始自入春秋來所未有也然猶未敢專主盟之權故以同盟稱至僖二年盟貫而齊始為盟主矣是也夫

凡盟以為信也上無明君下無方伯桓公始霸天下信之曾口血未乾而覆之乎故考聖人書同盟與不書公之文而褒譏之

義可各會于事詞之表矣

邾子克卒克儀父名也向為附庸例書字不書爵今書邾子始進爵而為子也克諡無考卒子瑣立

甲僖王五年崩不十有七年齊桓九晉武三十九卒不書衛惠二

辰書子惠王閏立十五陳宣十六杞共四宋桓五秦德公元年楚文十三

春齊人執鄭詹凡執書人罪之也鄭既侵宋又不附齊詹執鄭政其執宜矣而以罪齊何也按傳齊以不朝責鄭令

春秋莊公

卷三

六

一詹謝罪而齊執之夫責鄭止以不朝則既非以其篡立并非以其侵宋矣况彼方謝罪而又可執之乎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此春秋待人之意也

夏齊人殲于遂 書殲特文○殲盡也按傳齊滅遂戍之遂之餘民飲羣戍者酒而盡殲焉春秋書此見齊非伐罪弔

民之師而遂之書滅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以亡國之餘民殲強齊之戍卒因以見七日可以存楚三戶可以亡秦足為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省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 凡書逃三條始此書逃來特文○詹何以書逃也按穀梁逃義曰逃則逃者匹夫之行非君子

所宜有也詹見執于齊矣如其有罪雖死可也如無罪請從于會使諸侯聞之可也不以理自明而反效匹夫之行逃越他國不亦賤乎故特書逃以罪詹也齊桓倡霸盟幽而魯首叛盟為逋逃藪其于信義虧矣故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凡書鳥獸之異六條始此書多特文○麋魯所有也何足異多則異矣書此亦禹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况又

害于稼乎

乙惠王十有八年 齊桓十晉獻公諸元年衛惠二十四蔡哀十巳元年九鄭厲二十五曹莊二十六陳宣十七杞共五

宋桓六秦德二卒不書楚文十四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日食日朔皆不書二條始此說見隱三年

夏公追戎于濟西 書追二條始此濟西濟水西也○不言侵伐而書追蓋為戎所侵掠已去而追之與國無武備

寇至境而莫禦危道也未雨而徹桑土間暇而明政刑春秋之教也

秋有貳 貳廣韻音域水虫含沙射人鳥獸之屬書有三條始此○書有者舊所無也貳為物亦微矣魯人察之以聞于朝魯

史異之以書于策何也山陰陸佃曰貳若麋皆陰物也陽淑消而陰慝長此惡氣之應也凡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道消天變動于上地變動于下禽獸將食人不知懼也亦昧于聖經之意矣

冬十月

丙惠王十有九年 齊桓十一晉獻二衛惠二十五蔡哀二十鄭厲二十六年二十六曹莊二十七陳宣十八杞共六宋桓七

秦宣公元年楚文十五卒不書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書媵四條始此書媵而盟特文媵音

孕。此奉命以盟而媵則其書媵而遂盟何也媵淺事陳人徵者而以公子親焉是以所重臨乎禮之輕也齊侯伯王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而以媵人婦與焉是以所輕于禮之重也禮者不失已亦不失人况內失敬夫君命而外失禮于盟王者乎故因其以媵乘盟而以遂事深譏之也或曰遂盟者專事之詞非君命也公孫茲奉命聘牟而因娶經但書如牟而不書娶今如奉命以盟亦當但書及二君盟而不書媵矣何以一不書娶而一書媵乎曰牟因聘而娶娶猶在聘後結因盟而媵媵反在盟先故因聘而後娶者畧之而因盟而先媵者以盟為遂事而書譏之此春秋所以謂之化工也且以遂盟為專事者固謂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詞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民人則專之可也然今考聘禮記曰大夫受命不受辭辭無常與而說謂

使者受命行聘其辭無常不得受于君固至于遂說而已所以謂之專對也而公羊氏乃妄為之辭曰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可也此何說耶夫身為國使主初無此命而遂專國事猶當以矯制論也况自媵而初非國事乎其所遂專之者雖利國家安社稷終不苟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也况非安且利者乎學者明此則知此條當以程傳為正而其以遂盟為專事者不但公羊失經義之正而舊傳之辯公羊者亦未盡乎經義之全矣。程子曰時鄆之巨室嫁女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而緣與齊宋盟摯之以往也修好大國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往而盟為遂事也

夫人姜氏如莒

如莒何也杜氏曰非父母國而往書姦也張氏曰此行比于詩之所刺魯道有蕩齊子發夕者

抑又甚矣吳氏曰夫人自齊襄弑後八年不出十五年又託國事以至齊而莊公不能制乃如莒也父母沒雖兄弟不往况他國乎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鄙邊邑凡書侵伐我始此伐我二十一條始此伐我四鄙二十條始此

伐我始此乎桓十年戰郎十七年戰奚之屬皆伐我也而不書伐者戰不言伐也此言伐不言戰者彼聲罪以伐此不戰而服

矣。結方與齊宋盟，三國何以聲伐也？公背幽之盟而受叛臣矣。結又以媵婦與伯主盟，故察知其實。會伐不恭，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與其不戰而服，亦宜也。或以結之盟能為國和，齊宋以修好，故春秋予之，則不但昧其理之是非，而并失其事之本末矣。凡伐皆書國，獨伐我書四鄙者，畧外詳內之詞，後放此。

丁惠王二十年，齊桓十二，晉獻三，衛惠二十六，蔡穆侯，盼元年，鄭厲二十七年，曹莊二十八年，陳宣十九，杞共七，宋桓八。

秦宣二，楚堵敖，熊麇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遜于齊以後，夫人會享于齊四，如齊如師各一，至是又再如莒，而春秋必書者。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卒止，故載馳作聖人錄。諸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于禽獸也。今如齊已非父母沒不歸寧之義，况半年再如莒乎？夫死從子，通于上下，莊公身為國君而不能防閑其母，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次再如莒，此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廢之，以至此極也。觀春秋歷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矣。

夏齊大災。

外災書者，猶書宋大水也。經例，告則書，弔則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其伐何也？張氏曰：齊桓于是舉攘戎之師矣。戎在徐州之域為最近，故先治之。家氏曰：王有子頹之亂，齊桓為盟主，若罔聞知，鄭虢胥命于弭，以討平之，齊不能與也。

則其伐大率逐利以自私耳。愚按二說不同，功過不相掩也。

戊惠王二十有一年，齊桓十三，晉獻四，衛惠二十七，蔡穆二，鄭厲申四年，二十八，卒曹莊二十九，陳宣二十，杞共八，卒。

不書宋桓九，秦宣三，楚堵敖二。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厲公卒，子文公捷立。○始終書爵者，突也。而杜預稱莊公四年鄭伯遇于垂者，乃子儀何也？按桓十一年突歸鄭，篡國其後奔蔡，及入櫟，及卒皆繫以爵而稱鄭伯，雖篡而實君，不沒其實也。忽嗣位失國，其奔衛及歸鄭皆不繫以爵而稱鄭忽，稱世子雖君而未成君，是時鄭伯突方在櫟焉，亦不沒其實也。况子儀乘間得立而鄭伯突在

春秋 莊公

卷三

三

櫟尤不得正子儀之爲君者乎鄭厲在櫟而遇齊陳于垂猶魯昭遜外而會四國于鄆陵此鄭厲始終書爵之實也若以不正居位而岌岌然覺有不能保者其戒固亦隱然于言外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八月而葬雖天子猶以爲踰也况諸侯乎其非禮亦明矣凡葬而緩者並放此

已惠王二十有二年齊桓十四晉獻五衛惠二十八蔡穆三鄭文五年公捷元年曹莊三十陳宣二十一杞惠公元

年宋桓十秦宣四楚堵敖三弟熊暉弑之自立改名頹

春王正月肆大眚

肆赦也書省失也書肆特文何以書譏失刑也按易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書舜典曰

眚災肆赦呂刑又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而周官司刺掌三赦三宥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其于赦也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則肆赦之見于經者亦多矣然大眚皆肆縱有罪虐無辜是廢天討而虧國典也魯仁君而爲之哉後世姑息爲政數行恩宥其弊益滋蓋流于此故諸葛武侯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于蜀赦不妄下

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名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葬小君十條始此凡婦葬耐于夫者也文姜之行甚矣而薨用小君之禮以耐之

其無譏乎觀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則文姜既出當以嗣君與祖爲體姜氏與父爲讐之大義權之斷其與廟絕而不可復歸也至歸爲國君母臣子致送終之禮雖欲絕之又可得乎則經所以譏其失者蓋不在薨葬之時而學者當會于言外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殺大夫之屬書人六條始此御寇宣公之嫡子也何以不稱世子而稱公子猶未

命爲世子也公子之重視大夫非所當專殺明矣况世子乎凡殺公子若大夫皆必書公子大夫明有罪無罪皆不當專殺也惟討公族弑君篡國則不書公子如殺州吁無知不書公子公孫是也討大夫叛君去國則不書大夫如殺欒盈良霄不稱大夫是也然則殺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至于其君而大夫國人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以及天王殺其弟倭夫之類是也稱國者君及卿大夫與其事而上不請于王下不謀于衆如書曹殺其大夫以及蔡宋殺其大夫公子駟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衆人擅殺而不出于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以及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之類是也。其一弑君之賊，人人所得討，背國之臣，國人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以及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考傳之所載，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餘詳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夏五月，經例一時皆無事，以首時書者，凡五十九條。今夏時無事，乃書五月，何也？蓋本書事而文闕也。昭十年冬時無事，乃書十二月，亦如之。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義見下文。

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三條始此，親納幣特文。○高傒，齊之貴大夫也。及盟者，蓋公與議昏也。其不言公，諱與盟而議昏也。禮，納幣使大夫，不親者也。其不諱公，何也？凡娶，下主乎已。

上主乎宗廟，母喪未期，忘親即讐，與其臣盟而自往結之，以為有人之心者，宜于此焉變矣。故期以前，沒其文，而于其後見之，亦從未減之意也。春秋比事屬詞之書，連類以觀，諱而不匿，先儒謂春秋為化工信哉。

庚惠王二十有三年。齊桓十五，晉獻六，衛惠二十九，蔡穆四，鄭文成六年，二曹莊三十一，卒，陳宣二十二，杞惠二，宋桓

十一，秦宣五，楚成王，顛元年。

春，公至自齊。

納幣書至特文。○齊魯接壤也。納幣，閏三月而後至，亦甚矣。

祭叔來聘。

祭，側界反。來聘，不書使，二條始此。祭，采地，叔字。○此天子之大夫也。其不言使，何也？假王命以私交也。祭伯來朝而不書朝，祭叔來聘而不書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討而不書爵，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明此義而事上之道，明邦交之禮正矣。○王氏曰：儻不以王命來，則當以祭伯來之例書。儻以王命來，則當以天王使凡伯來聘之例書。今日來聘而不曰使，見其假王命以私交也。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觀二條止，如觀書至特文。○社，春秋祭也。如齊觀之，何也？譏越禮也。按傳，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于社，君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而卒觀之，何哉？夫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况忘親即讐，以為之哉。故他觀不至，而觀社特書，至以謹之也。

祭叔來聘。祭，側界反。來聘，不書使，二條始此。祭，采地，叔字。○此天子之大夫也。其不言使，何也？假王命以私交也。祭伯來朝而不書朝，祭叔來聘而不書使，尹氏王子虎劉卷來討而不書爵，皆所以正人臣之義也。明此義而事上之道，明邦交之禮正矣。○王氏曰：儻不以王命來，則當以祭伯來之例書。儻以王命來，則當以天王使凡伯來聘之例書。今日來聘而不曰使，見其假王命以私交也。

荆人來聘 來聘不書使二條止此。荆稱人始此。○荆自莊公十年敗蔡始見于經。其後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剛舉者惡其滑夏不恭。故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中國諸侯好問之禮。而外譯能修之。則遂進之。見聖心之樂與人為善矣。人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春秋謹華戎之辨。荆徐吳越皆諸夏之變于戎者。叛則懲其不恪。而正以義來。則與其能進而接以禮。此聖人所以待之之道。而邇人安遠人服之幾也。來聘不稱使者。杜氏謂禮未備耳。

公及齊侯遇于穀 蕭叔朝公 書朝公特文。蕭朝惟此一。條穀齊地。蕭叔附庸之君。○經書來朝者。

眾矣。未有書朝公者。朝公者。因遇所而朝之。猶朝王。因會所而朝之也。夫嘉禮不野合。不來朝于廟。而朝于野。是替也。惟天子乃朝諸侯于方獄。不來朝于內。而朝于外。是僭也。非禮之禮。大人不為。謹而書之。不待貶而見矣。餘義見下。父盟扈。

秋丹桓宮楹 楹音盈。書丹楹特文。義見明年刻栢。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射音石。莊公卒。子僖公赤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音戶。齊地。○此繼遇而所是盟也。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為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娶。然王侯則十五而冠。且娶者以國不可久無母儀。君不可久無儲位。欲人君蚤正位于內。繼體于初。故因以為節也。老而無妻。曰鰥。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云有鰥在下。帝妻之二女。則遂不告而妻焉。恐告則不得妻。而廢大倫也。今莊公生于桓公之六年。至是年二十有六。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內主。同任社稷。何也。蓋為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也。今母既薨。于是盟于防。以喪納幣。而且遇于穀。盟于扈。以要結之。娶夫人為宗廟主。初不蚤裁。以義至于以母廢娶。而後乃汲汲圖之。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為後戒也。

辛惠王二十有四年 齊桓十六。晉獻七。衛惠三十。蔡穆五。鄭文三。亥七年。曹僖公赤元年。陳宣二十三。杞惠三。宋桓十。二。秦宣六。楚成二。

春王三月刻桓宮栢 書刻栢特文。○前年丹桓宮之楹。而今刻其栢。何也。為將逆姜氏而誇之也。按左氏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其言亦已切矣。况君父見殺。則不能復。而飾官以誇。

讐人之女廢人倫而悖天道者哉御孫不敢盡言而春秋詳書于策深惡莊而為後鑒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親逆特文。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穀梁謂不正其親迎于齊也或曰親迎非常事也蓋以為大而志之非所譏也按或說不然夫所謂常者有月事之常則視朝是也有時事之常則蒐狩之類是也有歲事之常則郊望之類是也有合禮之常則納幣逆女之類是也凡此類常則不志其有志則于禮不合以為戒也惟崩薨卒葬即位與朝聘會盟戰伐之類不論禮之合否皆書此人道始終與人治常變之大也其視親迎異矣

秋公至自齊

逆女書至特文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始歸書入特文。文姜穆姜齊姜皆書至此何以不書至也以文言之夫人不從公而至不得復書至以義言之姜氏齊襄之女以宗廟為弗受故特以不順之詞書入也昏義以正始為先公不率夫人皆至已失禮之正矣况越禮踰時俟讐女以承宗廟卒使儲嗣絜弒逆萌而幾至于亡國乎故春秋詳書以著不孝之罪為

後戒也

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

書覲特文凡書用始此書用幣特文宗婦大夫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覲。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大夫及宗婦皆執贄見見夫人禮也曷為以私言之娶讐女為夫人不可以見宗廟臨羣臣故以私言之也覲用幣何以書凡書用者不宜用也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也今不以禮而男女同幣是無別也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

冬我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杜預謂曹世子也赤者曹之庶公子。羈出赤歸與忽出突歸例同宋人執鄭祭仲而忽出突歸權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世子羈宜有國而以國氏猶世子忽之以國氏庶子赤不宜有國而不以國氏猶庶子突之不以國氏也然則曹莊公以去年十二月卒羈已踰年矣而不稱爵何耶鄭忽未踰年而不爵曹羈踰年而亦不爵則亂也且齊舍未踰年而猶爵曹羈踰年而反不爵是倒也夫經義蓋于奔與弒定之也世

子弑庶子篡反其正也故見弑者不論已踰年未踰年而皆正其為君所以見亂賊之難宥也不以後實減前名也世子奔庶子立因其變也故無問未踰年方踰年而槩不正其為君所以見統緒之有寄也不以前名絕後實也春秋比事屬詞之書也文成數萬其指數千深體味之可見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郭公公當作亡書亡二條始此。郭公義不可曉先儒謂為郭亡也按管子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言乃賢君也何以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所以亡也家語所載亦畧同以其時與其事考之則亡之為公蓋誤文與汪氏謂說文凶字從人從人與公字相似而誤也夫善善不用無貴知其善惡惡不去無貴知其惡未之知者猶有所望也既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君子所以高舉小人所以肆行也然則非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王惠王二十有五年齊桓十七晉獻八衛惠三十一卒蔡穆六鄭文四曹僖二陳宣二十四杞惠四宋桓十三

秦宣七年楚成三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女音汝女氏叔字也。傳云始結陳好也其不名何也穀梁謂天子之命大夫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惠公之篡國也王命討之魯不嫌拒王命以獎篡其私昵如

此况在位三十一年而卒魯衛會無大故而乃以禮來赴不以禮會葬何與蓋魯衛之史書之而聖人削之也一衛朔也于黨朔伐衛則貶于朔歸入衛則貶于齊來歸倖則貶于遣使會葬則又貶聖人之于亂賊也生必聲其罪死不宥其辜義彌嚴以切矣故曰知我者惟春秋
春秋罪我者惟春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凡書鼓用牲于社四條始此日食書鼓用牲于社三

條始此。前此未有書鼓用牲于社者今書何也譏變常也聖人以日食為大變固當恐懼修省以答天者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輯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凡以答天也然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不用幣而用牲則變常矣考日食書鼓用牲于社者三此年及文十五年皆六月日食莊三十年則九月日食也夫日食為天變之大而正陽之月尤甚周正之六月乃夏正四月純陽之月故謂之正月其十月純陰疑于無陽故又謂之陽月純陽之月變固當救而因是變為非禮之禮則惑也况周正之九月又



非所謂純陰之月乎。其失蓋不可掩矣。○呂氏曰：天子伐鼓于社，社陰神也。日食則陰勝陽也。天子尊，故責神。諸侯卑，自責而已。故諸侯伐鼓于社，非正也。張氏曰：聖人應天以實，不以文。如彤日、洪範之言，乃古人所先務。昔亂征，周禮所載，乃禮文之末耳。雖一時遭變，固不可無。然必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苟于克陽之本，既藐然矣，鼓亦何益。况又欲用牲而以求免乎。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孫氏曰：凡救日食，皆鼓不書者常也。鼓于社而用牲，變常則書。愚按左氏傳曰：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鼓用牲于社，非常也。傳意蓋以純陽之月，陰慝之氣未作，而蚤已侵陽，陽弱甚矣。故惟此月宜救之急，而公之救之者則稍失也。然謂救之失常者是，而謂惟純陽之月于是乎救之者則非。考夏書周禮，凡日食皆宜救，非謂惟正月之朔宜救也。

伯姬歸于杞。其不言逆何也。不親逆，并非卿逆，則其名姓不登。紀及此書伯姬歸于杞是也。卿來逆，名姓登于史策，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別于大夫之逆婦不書歸也。隱二年紀履緌來逆，女書伯姬歸于紀是也。大夫自逆，或代為逆，皆不書歸，則微之耳。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歸，隱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

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皆不書歸于某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書鼓牲于門，特文。大水書鼓牲于社，于門，特文。○門，國門也。鼓牲于社與門，何也。亦譏變常也。左氏曰：凡天灾，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內大夫書如聘，凡六十條始此。如聘，陳二條始此。大夫來聘，並書聘。內大夫往聘，及以事出，並書如。外相聘，亦書如。趙氏云：別內外之文也。如陳何報女叔之聘也。○王氏曰：春

秋內臣如聘，凡六十二。如京師者五，不至者一。皆著其慢王室也。如齊者十八，乃復者一。如晉者二十五，如宋者五，如楚者一。皆著其畏大國也。如陳者二，如衛如邾如莒如牟者各一。則交相聘也。又內臣以事書如，凡十五。納幣逆女者三，致女者一。泄盟者四，會葬者六，乞師者一。比事以考之，而是非善惡見矣。

癸惠王二十有六年。齊桓十八，晉獻九，衛懿公赤元年，蔡穆七，鄭文五，曹僖三，陳宣二十五，杞惠五，宋桓十四。

秦宣八，楚成四。

春秋 卷三
春伐戎 義見下文伐徐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殺大夫之屬書國三十二條始此。被殺大夫不書名三條始此。○殺大夫稱國者所謂國君與其用事大夫至其事而上不請于王。下不謀于衆以擅殺之者也。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如曹殺其大夫宋殺其大夫之類是也。義繫于人則兼書其名。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以及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之類是也。義繫于人者謂被殺者有是與非而不徒罪其專殺也。故兼書其名。義繫于殺者罪在于專殺而被殺者之是與非不足紀矣。故止書其官也。古者諸侯之大夫命于王朝而不敢專命。其有罪則請于王朝而不敢專殺。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以申天子之大禁也。奈何諸侯而蔑之乎。經例諸侯大夫會盟征伐及出奔之屬雖齊晉上卿止錄其名。至于放殺之屬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而王朝則無殺大夫之文者。非王朝不殺一大夫以見王室雖微而命討乃其所應出也。聖人予奪之大義見于筆削之微文如此。故曰春秋化工也。非聖人其孰能修之。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嬴姓國。○宋序齊上。齊伯業未盛而宋主兵也。按書費誓伯禽始立。淮夷徐戎並興。徐戎爲魯患久矣。而徐在穆王時僭稱王。帥九夷以伐宗周。則春秋前又已僭王。滑夏也是春公伐戎。秋又會伐徐。戎與徐表裏爲患。可見齊宋稱人者。二國將卑師少。公獨親行也。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甲惠王二十有七年。齊桓十九。晉獻十。衛懿二。蔡穆八。鄭文六。曹宣九。僖四。陳宣二十六。杞惠六。宋桓十五。秦宣九。

楚成

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君會內女特文。洮音陶。魯地。○其會何也。譏非事也。左氏曰。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今莊公非事而特會伯姬。不能節之以禮。故譏也。春秋于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舊云。衣裳之會五。○之謙德也。然凡小國受命于大國。不得已而受盟者多矣。若小國同焉受盟。則書同盟。卽以志同欲也。前此鄭嘗貳于齊。至是

春秋 莊公

卷三

兵

齊桓安內攘外諸侯歸之鄭服而盟穀梁所謂于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蓋齊桓德彌謙而得眾視他盟亦彌勝矣

秋公子友如陳墓原仲書葬王侯之臣二條始此原仲陳大夫也禮人臣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季

子賢大夫也何以私行而會葬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而來訃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故季子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即魯而圖昏凡此之類皆所謂表曲則影曲者也其後陳莊子死赴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益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而因書諸國大夫則以著其效也蓋亦不待再貶而義自明矣

冬杞伯姬來其來何也左氏謂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歸而合禮常事不書春會于洮今繼來焉胡為乎女子有

行遠父母兄弟不當來而來經必書春秋于男女往來之際彌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莒慶莒大夫大夫自逆婦二條始此○小國不書大夫書莒慶接我也叔姬莊公之女何以不

稱逆女大夫自逆則稱字為其君逆則稱女別尊卑也何以書諸侯嫁女于大夫使宗大夫主之禮也公自主之非禮也以微國之大夫而公妻以女辱已甚矣况又無王者而直來逆于公平

杞伯來朝杞朝五始此○其來朝何也高氏謂致伯姬也杞伯不能制內縱其數出又來朝而致之其卑弱可知矣○何氏曰杞自東樓公始封與宋俱為上公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以賓于王家入春秋已失公爵降稱伯後至降稱子僻陋甚矣

公會齊侯于城濮濮音卜衛地傳謂將討衛也

二十有八年齊桓二十晉獻十一衛懿三蔡穆九鄭文七年曹僖五陳宣二十七杞惠七宋桓十六秦宣十楚成六

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齊伐衛而戰書衛及罪衛

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乃奉王命討立子頹之罪也衛君乃不束躬司寇徵

詞請罪而上逆王命直與交戰是衛為志乎此戰故罪衛也戰言日伐不言日而伐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奉辭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罪其無王也齊衛皆稱人將甲師少也故敗績皆稱師獨此稱人不成師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諡未詳瑣卒文公遽蔭立

秋荆伐鄭

來聘稱荆人而伐鄭仍止舉號貶滑夏也餘詳下文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諸侯相救始此○凡救善也桓公始霸而却楚救鄭尤善也按左氏令尹子元曰婦

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乎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其陵弱暴寡可知矣救至而楚師夜遁是不但得救患恤鄰之義而止收攘戎安夏之烈也齊宋稱人將甲師少也公獨親行其勇于從霸王之義亦可見矣

冬築鄆

鄆音冒魯邑書築邑特文○凡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圍則書築邑而書築者明其小也然而書

之者凡工役雖小亦重况莊公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者乎○呂氏曰十二公興役莫甚于莊公築館者一築臺者三浚洙者一城邑者二築邑者一新廐者一此事以觀而罪見其愛民重農不妄興一役者惟僖公耳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無麥禾之屬二條止書告糴特文○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大無

于冬者有司于歲杪會歲入之多寡覆倉廩之虛實然後知其竭而書大無也民者邦之本食者民之天古之聖王三年耕餘一年之積而虛竭如此者蓋惟宮室臺榭是崇是侈荒于末而虧其本所謂寄生之君也書臧孫辰告糴于齊病為國之不知本也夫以大無而告糴其視任民轉徙死亡而不之救者以有間矣然大臣當國迫而出此則亦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故魯人悅其名以能急病讓夷為其功而君子責其實以不能節用愛人為其罪春秋之義嚴矣

丙惠王二十有九年

齊桓二十一晉獻十二衛懿四蔡穆十鄭文八曹僖六陳宣二十八杞惠八宋桓十

七年秦宣十七一楚成七

春新延廡

凡書新之屬三條始此但書新不書作特文○凡言新作廡合制不書此何以書譏非其時也韓昭侯作高門屈宜曰曰不時所謂不時者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恤民

春秋莊公

卷三

三

而顧益侈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節民勤于財則貢賦減民勤于食則百事罷而廢矣大無麥禾告糶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廐以用民為已亟矣

夏鄭人侵許張氏曰許鄭世讐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後許從中國矣

秋有蜚蜚扶味反虫名其物未詳據公羊云何以書記異也則蜚乃不恒有之物也據隱元年左氏云有蜚不為災不書則

蜚本食苗之虫或謂之負礬也又據劉向云蜚色青而臭南越盛暑男女同川而浴淫風所生今生者蓋天戒以為臭惡將聞于四方也劉氏云有者明其本無也蟻不恒有蜚非中國之物

鸚鵡不踰濟故皆不言多而言有麋中國所有也有不足異故不言有而言多蟻蝨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故不言多而但言其物也凡此皆從公羊也豈物不恒有性亦食苗而災否以時與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凡國滅不卒外夫人之屬不卒叔姬為紀伯姬娣且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賢叔姬也然則紀侯夫去經無貶詞而不書卒何也雖先幾免于殆辱然去國不能自立視古公之去而能興者遠矣故不卒紀侯以明國滅不卒之義卒紀叔姬以明德賢則卒之義

城諸及防諸防皆魯邑在諸城諸陽縣

丁惠王三十年齊桓二十二晉獻十三衛懿五蔡穆十一鄭文九年曹僖七陳宣二十九杞惠九宋桓十八秦宣十二年卒不書楚成八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其次未詳穀梁云欲救鄭而不能也杜氏云齊將降鄭故設備也趙氏云魯欲會齊圍鄭至成待命聞鄭降不復行耳愚按諸說疑趙氏為得之夫紀魯親也猶不能救何有于鄭若謂將降鄭而備齊則自十九年伐我西鄙以後婚姻盟誓歲非一書矣且會伐徐會救鄭皆同師役而又方卿出告糶以救患也恐魯亦未戒嚴乃爾故知會齊圍鄭者得之但次成以待當是齊命謂魯欲會圍恐未然耳

秋七月齊人降鄆書降二條止○降者脅服之詞而書法不同前書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首責魯也此書

春秋莊公

卷三

三

師次于成齊人降鄆專罪齊也鄆乃紀之附庸紀既亡矣齊脅使降附而魯師猶未至也則與同圍成而降者異矣齊不書師而書人何也齊強鄆微如拉朽然其焉用師聖人扶弱抑強以明道霸者恃強凌弱以急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外夫人之屬不葬滅國不葬此何以葬亦賢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鄆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婦道者也故繫以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書是也所以為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義已見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濟水名歷齊魯界魯濟則魯地也其遇謀伐山戎也詳下文

齊人伐山戎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以微之何也慎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眾以伐國故自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微者主之爾今此書人獨以為降齊侯而微之何也以上文遇魯濟下文獻戎捷皆稱齊侯知非微者主之也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困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為燕除

難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降而微之乎戎雖失職然遠勤兵于遠懼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蕃舍近政而貴遠畧困有窮之力以爭不毛之地者故特微而稱人以慎耀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釁也伐楚之役亦為王事而出也然不急交兵退師召陵責以大義而強楚自服故嘉之觀此可以見聖人修內治柔遠人之意矣

戊惠王十三年三十有一年齊桓二十三晉獻十四衛懿六蔡穆十二鄭文十曹僖八陳宣三十杞惠十宋桓十

九秦成公元年楚成九年

春築臺于郎徐氏曰郎臺即泉臺書築臺二條始此○何以書厲民也天子之國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不緣占候而去國築臺于遠且歲三築焉是厲民以為游觀也獨樂而不與民同樂雖有臺民欲借亡矣可不慎與

夏四月薛伯卒諡未詳獻公穀立

築臺于薛薛魯地義見築臺于郎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獻捷二條始此軍獲曰捷○孰獻之齊侯親獻之也伐則貶稱齊人獻捷則直書齊

侯明其親獻以愧之也按傳凡諸侯有四戎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戎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故獻者下奉上之辭也伯主遠勝山戎躬來誇示心彌驕節彌替矣又况炫邊功以開後世之覺哉知齊之獻非所獻而魯之受非所受者亦具其中矣

秋築臺于秦

秦魯地杜氏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義已見

冬不雨

凡書不雨五條始此專書不雨特文○書不雨則旱也然春秋書大旱者二條而書不雨不書大旱者五條何也凡書六旱者春耕夏耘時也若書不雨之義有視大旱而較甚者如僖二年至三年文元年至二年又十年十三年春至秋四條皆連書不雨是也大旱不待言矣有視大旱而稍減者如莊三

十一年冬一條專書不雨是也周正之首冬為夏正之八月亦農時也然視耕耘時則有間矣故不以大旱書

已惠王十三年三十有二年

齊桓二十四晉獻十五衛懿七蔡穆十三鄭文十一曹僖九卒不書陳宣三十一杞

惠十一年宋桓二十

秦成二楚成十

春城小穀 范氏曰小穀魯地也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高氏曰傳謂小穀為管仲城杜預因註為齊邑按昭二年

傳齊桓城穀而置管仲焉齊自有穀非魯之小穀傳自相亂而註從而誤也程氏曰齊別有穀在濟北乃與管仲之穀文十七年會于穀是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地名在高平昌邑縣西南○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而宋先為是遇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牙莊公同母弟也桓公世子即莊公名同其弟共仲名慶父次僖叔名牙次成季名

友慶父嫌與君次改稱孟後為孟孫氏亦稱仲孫氏牙後為叔孫氏友後為季孫氏牙卒子公孫茲嗣是為叔孫戴伯○此莊公將薨牙有援立慶父賊世子般之心而季子酈殺之也其諱書卒何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誅不避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酈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經不書其殺而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莊公薨世子般立路寢正寢也○前此隱桓不書薨于路寢者明非正終也公

始書薨于路寢者明正終也。穀梁氏曰：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胡傳曰：莊公以世嫡承國，不為不貴。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政柄不立，而主威不張，也得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凡嗣君稱子十條，始此。內嗣君卒，稱子三條。始此。般卒，弟閔，公啟方立。外嗣君槩不卒。

而內嗣君則書卒，亦別內外之文也。不稱君薨而稱子卒，何也？嗣君未踰年而稱子，則稱卒不稱薨，未成君也。然則或稱名或不稱名，何也？已葬先君，則稱子而不名。今未葬先君，則稱子而名也。按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圍人犖，及即位，次于黨氏。慶父遂使犖賊般，則非正卒也。其槩書卒，又何也？外嗣君書弒書殺，內嗣君槩不書弒書殺，亦別內外之文也。子般書卒，以文求之，近于內。君弒書薨不地之例，以義求之，則非也。內君弒書薨不地，以明其弒。內未成君，弒不係于地不地。而于上下文以見其弒于野，非弒亦書卒不地，故知不係于地不地。而于上下文以見之也。慶父弒逆之罪，不待言矣。莊公甫薨，般遽遺弒，何也？易基乾坤詩，始關睢，大舜不告而娶，恐廢人倫，以對父母。君子以為猶告也。莊公謬于此義，過時稽娶。

而子般乃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嗣子不終，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以警矣。

公子慶父如齊

如齊十九條，始此。內使于外，皆曰：如君亡嗣，君弒，其于使命之禮，何居也？哀姜與慶父利閔。

公幼而立之，而閔、公母乃叔姜也。弒逆大故，羣心未服，假僞命請于齊，以脅之。書如齊者，見其政權自擅，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召公制政，將逆嗣子釗，特命仲桓、南宮毛，取虎賁百人于伋，以衛之。召公雖制命，猶待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乃承也。乃今弒立自擅，而國人曾莫敢議其後也。何哉？蓋自莊公幼冲，政柄一歸慶父，威行中外久矣。故于餘丘例，不當書。經特書慶父帥師，以志擅權之始。至是躬行大逆，出入自如，無敢討者，所謂子弒父，臣弒君，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來者漸也。其垂戒之義深且遠矣。

狄伐邢

狄北狄，邢姬姓。周公之後，國在廣平，襄國縣。書狄伐中，國始此。○張氏曰：前此狄未見于經，今伐邢滅衛，三年。

之間塗炭二國，著其強也。許氏曰：春秋戎先見，次荆，次狄，而荆暴于戎，狄又暴于荆。當惠王之世，戎狄荆楚交伐，諸夏向非齊桓攘而服之，豈復有中國哉？

春秋卷之四

胡傳原本姜兆錫參義

閔公

名啟方莊公之庶子史記云名開諡法在國逢難曰閔

庚惠王十年齊桓二十五年晉獻十六衛懿八蔡穆十四鄭文十
申六年二曹昭公班元年陳宣三十二杞惠十二宋桓二

十一秦成三十一楚成十一

春王正月

莊不書即位閔相繼不書何也亦繼故不書即位也莊公子桓公變在君在父而閔公子子般變在世子未成

君也亦不書即位乎曰以情而言則變在未成君非變在君父比也若以事考之桓公變在外而子般變在內變在外者討賊之義未易行於境外變在內者討賊之義未容釋于國中閔公之繼故義蓋嚴矣昭子遭故嗣為大夫猶不賞私勞以義討殺豎牛今夫人慶父利公幼立之而天討遂逸聖人所為扶天綱而立人紀者尚可問乎經一以繼故不書即位之義裁之而聖人所為誅亂討賊之大法蓋亦隱然見于言表矣

齊人救邢

凡書救皆善也而救邢善齊之始伯也桓自入國以來二十五年于茲矣管子以天下才相之功宜早立

春秋 閔公

卷四

一

三

今考其初北杏鄆幽諸會盟而外未建一績而滅譚滅遂降郟之屬且不一書也即伐衛伐山戎亦功罪參耳至是始救邢而過狄豈內政軍令之設未易成而其因勢而利道之者亦有漸與於此見霸功之可嘉而其事實之本末與器識之淺深具可見矣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落姑齊地書內臣來歸特文○按左氏盟于落姑請

復季友也稱季子不稱名賢之也稱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為歸嘗出奔齊矣何以先不書奔乎公薨子般弑慶父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方危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請復于齊則賢也春秋沒其恥不書出奔旌其賢特稱來歸明此可以見聖經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而與人為善之意矣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所與而不以親故私之也周庸公且而黜管蔡魯庸季友而黜慶牙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著矣此義行則內無強宗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春秋之示來世深且遠也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湫也○來不稱使何也見齊桓使臣不以禮而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不以禮也鄰有弑逆當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臣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又何以言事不以忠也陳恒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公討之豈曰齊人方強姑少待之也不勸君急于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弑則其君臣邪謀之所致耳書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辛惠王十二年

齊桓二十六晉獻十七衛懿九滅書入蔡穆十五西七年鄭文十三曹昭二陳宣三十三杞惠十三宋桓二十二年秦成四卒不書楚成十二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小國亦齊迫而遷之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此○何言乎吉禘也禘非禮也禘于莊公而又以喪尤非禮也禘之非禮何也禘者天子之大祭也禮天子有禘有祫諸侯有祫無禘天子七廟之三昭三穆諸侯之

二昭二穆皆升主合食于太祖之廟者。祫也。并毀廟之主亦升合食者。大祫也。又推太祖所自出之帝。祭于太祖之廟。帝主自東向。而改設太祖之主。以上配之者。禘也。祫之言合。禘之言帝。故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荐。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按記。明堂位。祭統二篇。皆云。成王念周公有大勳勞。賜以天子之禮樂。使禘文王。而以周公配之。于是乎有禘。按外紀。則惠公使宰讓請郊禘之禮于王。王使史角止之。而遂僭之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祀周公。已非禮矣。况其後更延及于羣公乎。况閔公于莊公。喪未三年。遽行吉禮。而禘之于寢乎。經于魯禘。欲削而不書。慮無以為後世戒。悉書之乎。則歲事有不勝書者。故或以其吉禘。或以其禘致。或以其卿卒。因變之中。又有變者。而脩書之以示貶也。春秋之末。至于三家舞八佾。歌雍詩。旅泰山。其變窮矣。而其失乃自閔僖之世。啟之也。諸侯僭于上。大夫僭于下。蓋風草之機可見。而三桓之始終亦備于此矣。餘詳八年三十一。年書郊各條。

秋八月辛丑公薨

內君薨不書地二條止。○此弒也。其書薨不地。弒按左氏。初公傳奪卜。齧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齧賊公于武闈也。春秋之世。魯十餘君耳。君暨嗣君。乃至子五。見弒殺。而記猶

謂魯之君臣未嘗見弒也。蓋習于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微旨也。久矣。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遂至于失實。而直書無隱。又非所施于君父也。蓋春秋之道法。于是乎傳矣。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遜二條止。姜氏。莊公夫人。哀姜也。孫遜同。○夫人姜氏。不稱姜氏。此稱夫

人姜氏何也。降文姜也。必稱孫者。亦聞乎。故也。哀姜何以降文姜乎。文姜之于桓。哀姜之于閔。皆君也。而文姜于桓。妻事夫也。哀姜于閔。則母臨子也。桓公見殺于齊。由文姜往訴之也。閔公見弒于慶父。哀姜惟與聞之也。此所以降文姜也。且莊公忘親釋仇。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屢書。而不少假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人君不可徇私恩。而絕大義也。嗣君既安之。而不疑。舉國又習之。而不察。則人欲肆。天理滅。自是幾不知有君之尊。父之親矣。故叔牙之弒。械成于前。慶父之逆。謀動于後。圍人弊卜。齧之刃。遽發于黨氏。武闈之間。而哀姜亦以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固其勢然矣。然則其必書孫何也。魯君再弒。幾至亡國。嗣君與祖為體。討賊之義。達于上下。春秋書法。與文姜孫齊同例。其戾于誅討。而無所縱于宮中府中之間者。亦深以切矣。

公子慶父出奔莒

季子歸公何以見弒公見弒賊又何以得逸也慶父掌權日久季子執政日淺聖人為政

期月而可季子雖賢能遽至此乎及弒變繼作季子以僖公適邾慶父罪惡滿盈而疾者愈眾季子忠誠顯著而附者益多外固援于強齊內協情于舉國邪正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奸而孫奔相繼視前此慶父如齊之勢為漸變也或言用魯之眾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既惴惴然而以僖適邾矣故書孫邾奔莒以責其緩不討賊也按漢將相交歡以制諸呂之庸人宜易于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猶未敢訟言誅呂而止以左袒卜之也况慶父巨奸植根已深而謂戮之甚易乎聖人以莊公釋仇失事君之義而使慶父專政又失馭臣之道是以此極故書孫邾奔莒令後世鑒莊公也若季子歸立僖公則亦以賂求慶父于莒而慶父縊矣春秋不書季子出奔而止書慶父之奔明季子之奔非奔也經例一言而嚴恕見故春秋謂之化工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子者男子之美稱稱高子賢之也何賢乎高子莊公薨于般殺閔公弒慶父夫人亂

乎內魯于是曠年無君矣而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來會魯難存則靖其亂不可存則即于亡其存亡非有定機也高子

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稱齊侯使之者盟非前定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按左氏及衛風此狄滅衛也書入何也自狄滅也衛康叔之後北州大國何以為狄滅乎安國嘗謂河南劉

奕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固載諸王淫亂盡削可也奕言仲尼刪詩如牆茨鴉奔桑中諸篇何以錄于國風乎安國不能答後以問之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狄所滅之因故在定之方中之前也因以是說考于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而敗家亡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世有獻議乞于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棄其師

棄師特文一條○師何以棄也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文公惡之使帥師禦狄于境久而不召眾散而歸克奔陳故書鄭棄其師以罪文公也克以好利見惡以喪師出亡不書克出奔以示人臣之戒而獨咎其上何也子奪生殺惟所制者君也使克罪案已著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之可也或才畧足愛善馭之亦可也烏得假以兵權委諸境上

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又何也？二三執政，休戚之所同也。不協志匡主，進賢去邪，而危不持，顛不扶，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用事，諸藩抗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于外，制救一下，十五鎮罔不從，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執政不能輔君以退克，何哉？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卷之五

胡傳原本姜兆錫叅義

僖公 名申，莊公之庶子，閔公之兄，生母成風，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惠王十元 齊桓二十七，晉獻十八，衛文公燬元年，蔡穆十六，戊八年，鄭文十四，曹昭三，陳宣三十四，杞惠十四，宋桓二十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三年。

春王正月 元年春王正月，不書即位，四條止。○僖何以不書即位，亦猶閔繼故，不書之義也。然閔公弑，僖公立，以分而言，則閔于般猶世子也。僖于閔君也，以情而言，則般固嫡世子也。閔庶弟也，何以必不書即位乎？夫嗣君初喪繼位，而不告于王，迨正位改元，而王命亦不至，是固失正始正終之道矣。况遭君大故，續承君位，而又非年幼不能請命討賊者乎？經一以繼故，不書即位之義，裁之而誅亂討賊之大法，彌嚴矣。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先次後救二條始此，聶北邢地，侯救邢，邢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其不書狄伐邢何也？約詞也。又不書邢潰奔師何也？隱詞也。書次何也？三國稱師見力之有。

餘聶北書次見救之不速惜詞也然則凡書次者皆同譏乎經義次同而所以次不同先書救而繼書次者譏其欲救而不果救也救晉次于雍榆是也先書次而繼書救者恕其不即救而終救也次于聶北救邢次于匡救徐是也故隱其邢潰奔師之文而書次書救以詳之即聖經抑揚輕重之權衡畢見矣先儒謂春秋化工也有以哉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自遷四條始此夷儀邢地○書邢遷見齊師次

止不及事也然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卒能救患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戎狄滑夏天子不能正至于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之可也。以王命者正非以王命而不啻以王命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夫人薨于外特文以夫人喪歸特文○凡夫人

薨不地書薨于夷者齊桓召而殺之也不書殺為內諱也書以歸者以其喪歸于我也齊為盟主以義舉法而不避其親伯者之行乎諸侯亦善矣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為哉書齊人者大君之廟非其義矣美刺不嫌同辭

楚人伐鄭書楚人始此○向稱荆稱荆人而今始稱楚人何也楚本號荆春秋之前已改稱楚矣然莊之世始見于

經猶皆以荆稱者本其僭王滑夏之罪而狄之也至僖之世楚子文為政漸嫻禮教而嗣後朝諸侯長齊晉者權輿于此矣故漸進之也今以其事詳之莊十年敗蔡十四年入蔡二十年二十八年伐鄭並書荆而其間惟二十三年來聘可以荆人書則書荆為貶其滑夏而書荆人為漸嘉其慕義可知也僖之世又進而稱楚人視荆人有加矣然今考其所書伐侵圍滅盟獻捷之屬凡一十有八並書楚人而其間惟齊桓服楚來盟特稱楚卿楚成爭盟執宋列稱楚子則書楚人視書荆人為彌進而書楚大夫楚子視書楚人為益進也文之世畧如僖至宣以後則類書君書卿而書人者少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榿音噴宋地左作犂公作打于上左有盟

字舊云衣裳之會六○左氏曰盟于榿謀救鄭也張氏曰桓公不即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謀制以十全之策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偃邾地○櫜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成與焉是志同也今乃敗邾于偃于此責公之

信虛而其攘外蕃安中國之心亦虛矣况又以詐敗之乎凡此類皆直書而義自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凡書獲六條始此獲大夫五條始此

鄆力知反魯地挈音如○獲之言得也經例獲君生曰獲死曰滅獲臣生死皆曰獲書敗書獲書兼責季友也按公羊慶父一走莒莒逐之將之齊齊不納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而莒人乃以求賂乎魯則既恃矣又以魯人弗與而遽來伐則罪在莒而兼責季友何也莒實無禮然責以大義使之引去可也乃用詐勝之而又虜其王將不亦甚哉春秋于賢者責之也備因以見聖人待人之道也若莒之罪豈恕之哉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內夫人書喪至特文書夫人氏特文○孫邾婁夷皆

書夫人姜氏喪至自齊書夫人氏何也夫人與弒二君幾于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魯先君之廟矣孫邾婁夷皆書夫人姜氏者孫婁于外絕哀姜無俟再貶也書喪至自齊者疑于不絕矣故削不稱姓以示貶也貶哀姜而惜魯之君若臣者在其中矣

癸惠王十二年齊桓二十八晉獻十九衛文二蔡穆十七鄭文十亥九年五曹昭四陳宣三十五杞惠十五宋桓二十四秦

穆二楚成十四

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此齊桓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畧而不序何也不與諸侯專封也詩木瓜篇美齊桓夫子錄之而春秋不與何也春秋戒專封正王者之法風詩咏報禮善衛人之情也周禮凡封國大宗伯領司几筵設黼辰

內史作策命此天王大權非諸侯所得擅也衛人渡河野處漕邑許穆夫人憫其亡而載馳賦其國固亡滅而不存矣不請于王遽城楚丘而封之是擅天王之大權也邾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邾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不殺以美之而城楚丘非其比則畧之矣故春秋謂之化工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于中華甚大為利于衛人甚焉豈不為美乎乃畧之若此者聖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史外傳心之要而先儒所以謂之性命之書也學者知聖人深許管仲與孔門蓋稱五霸並行不悖之義其于道也幾矣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哀姜書葬猶葬文姜之義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書滅邑特文下陽號邑○按傳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晉王兵

而首虞何也。虞貪重賂，拒忠諫，黨強暴，滅宗親，以至于喪亡。茲所以為首也。聖經嚴義利之辨，取郤歸衛，俘雖未覆人之國，猶譏其沒于利以害義也。矧貪賂以滅宗親，而及其身者乎。凡滅皆國，下陽邑而書滅者，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故書滅也。滅虢，不書，即滅虞亦不書，而書滅下陽，下陽虢之塞邑，虞亦亡矣。聖王建秦潼關，蜀劔嶺之屬也，書滅下陽，即虢亡而虞亦亡矣。聖王建國以德為本，而未嘗不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此本末兼修之道，設之以守其國者也。故春秋重之。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舊云：衣裳之會，不在也。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盟，則楚之勢逼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誓師，亦自友邦遠及庸蜀彭濮之屬，凡皆因其勢而利導之也。盟雖春秋所惡，然桓公此盟，其攘戎狄之慮，周而免民于左衽之義，著矣。諸侯皆在，而獨書盟，四國者臨以齊宋之大國，及于江黃之小國，其餘蓋不待盟而服矣。

冬十月，不雨。凡連書不雨四條，始此義見。下年及文元年十年十三年。

楚人侵鄭。張氏曰：楚頽年既長，莊三十年殺子元，用子文為令尹，兵勢寔強，故此年侵伐鄭也。若非齊桓制之于召陵，則執宋公盟諸侯之役，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甲惠王二年三年。齊桓二十九，晉獻二十，衛文三，蔡穆十八，鄭文十，子十年。六，曹昭五，陳宣三十六，宋桓二十五，秦穆三，楚成五十。

春王正月，不雨。義見下文。

夏四月，不雨。自去冬及今春夏三書不雨，何也？明其勤雨也。穀梁曰：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春不雨，夏不雨，而整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祭則作，至緩以廟則世室壞，以國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元年十月有二月不雨，至于二年秋七月而止一書，又十年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皆止一書，以著其慢也。故

聖經謂之化工。
徐人取舒。書取國五條始此。○孫氏曰：舒者，楚附庸之國。徐取之，使為已屬也。不言滅者，不絕其祀也。家氏曰：魯頌

曰荆舒是懲荆與舒比而為中國患久矣徐伐舒為中國撓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于齊也愚按家氏之說則其取可無貶矣然特以當日事情言之耳凡書取皆非義也

六月雨書雨特文一條○書雨又何也明其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而春秋示後世人君以懼天灾恤民隱之意也若遇灾不懼視民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舊云亦衣裳之會不謂謀伐楚也先會檀以謀楚繼會陽穀以謀伐所謂好謀而成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安知其謀伐楚乎曰兵有正有奇八國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所謂正也江黃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所謂奇也道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為克敵制勝懼備奸謀之道矣舉四國而不言諸侯者猶盟貫之意文告修而不待會也

冬公子友如齊蒞盟蒞盟四條始此○此蓋貫未盟陽穀未會而往蒞與益知齊桓修文告而不勤諸侯之義矣

矣

楚人伐鄭李氏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汪氏曰楚連年侵伐鄭齊桓不救然鄭伯欲與楚成而孔叔且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何也蓋知檀貫陽穀諸會皆謀伐楚以救鄭故也

乙惠王二年四年齊桓三十晉獻二十一衛文四蔡穆十九鄭文十丑十一年七年曹昭六陳宣三十七宋桓二十六秦穆四楚成

六十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

伐楚次于陘凡書潰四條之始也國潰二條始此陘音刑楚地也伐楚者正也楚當伐則其次于陘何也欲緩以德而次陘以待之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桓公是征而楚人服罪此師之有名者也師有名則孟子言春秋無義戰又何也人可殺孰殺之士師則可殺之國可伐孰伐之天吏則可伐之楚僭王猶夏不奉朝貢可伐也齊不請命擅牽諸侯以伐之豈所謂天吏

凡書潰四條之始也國潰二條始此陘音刑楚地也伐楚者正也楚當伐則其次于陘何也欲緩以德而次陘以待之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桓公是征而楚人服罪此師之有名者也師有名則孟子言春秋無義戰又何也人可殺孰殺之士師則可殺之國可伐孰伐之天吏則可伐之楚僭王猶夏不奉朝貢可伐也齊不請命擅牽諸侯以伐之豈所謂天吏

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不正則苟而已矣故直書侵蔡蔡潰遂伐楚以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于善斯善之矣故書次于陘又詳書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以序其績也凡書亡書潰者自內之詞書敗書戰敗績書獲書克及書入取滅者皆自外之詞

夏許男新臣卒

穆公卒子僖公業立。許男在師而不稱卒于師何也。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古者國君即位而為禪歲一漆之。出疆必載禪。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有疾去師而卒不知命而亂于禮非正也。夫知生死之說通晝夜之道者豈有以異于人哉。苟得正而斃焉則無求矣。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書師盟三條始此。召陵今潁川縣。其盟何也。嘉楚之服義而序桓績也。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書屈完進之也不稱使。在完也。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震。兵方強矣。屈完當其時責包茅之不貢則詰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顯示之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楚固非小

弱也。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楚服也。于此見齊師雖強桓能用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能守禮而不驕。庶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于斯為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轅濤塗陳大夫。義見下文侵陳。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孰及之齊人及之也。義見下文侵陳。

八月公至自伐楚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之子叔孫戴伯也。大夫會侵國始此。執陳大夫以伐陳。侵陳何也。易子法言云為政有幾。曰思教。周公征東方而四國是王。思也。齊桓公欲徑陳。陳不納而侵伐陳。教也。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才有餘而器不足。方楚之未怙也。會榿救中夏之災。盟賈悼遠國之信。次陘修文告之辭。退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也。桓可進于王而管氏為

王佐矣堯舜性之湯武身之惜桓公徒假之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身見執國見侵且伐而怒猶未怠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禮人不答反其敬曾厚以責人而一不自反乎魏武才得荊州張松見忽唐莊自矜取汴高氏不朝而湯武革命應天順人乃曰萬方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也聖凡之相越顧不遠哉春秋備書執書伐書侵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管仲會西之所不為也而謂我願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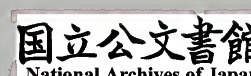
丙惠王二年五年齊桓三十一晉獻二十二衛文五蔡穆二十鄭文十八曹昭七陳宣三十八杞惠十八卒不書宋桓廿七秦穆五楚成十七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殺世子母弟稱君三條始此○殺不斥稱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是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先儒蓋以為仁之賊也而斥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之書內寵並后孽子配嫡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誰乎斥罪獻公使後世察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矣

杞伯姬來朝其子來朝其子特文○經未有朝其子者其書何貶也子方幼未能行朝禮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于公故繫于母而書朝其子也亦禮之變也

夏公孫茲如牟如聘牟止此條○牟即桓十五年來朝者也如牟者何傳謂公孫茲如牟娶焉註謂卿非君命不越境茲奉命以聘因自為逆其妻也汪氏曰季友私交原仲則書公孫茲季孫行父公孫敖公孫嬰齊叔孫婁因聘若盟而逆婦則皆不書何也因公事而行私事則不書私事凡書私事者罪其無公事而去國以行私也則直書而貶自見矣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凡書會七條始此首止衛地舊云衣裳之會七○會以定王世子也王將以少子帶易王世子也然則不列稱公會王世子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首止而稱及諸侯會王世子何也不以世子夷于諸侯故殊書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諸侯而上會王世子則抗春秋撥亂世反之正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降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



子則序乎其上下正大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禮秩而其義明經書宰周公祗與王人同序于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盟言諸侯不言王世子者諸侯不敢與王世子盟也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

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以其迹言諸侯而劫天子失禮之經也以其心言諸侯而定王室得義之權也王以惠后故將以少子帶易世子桓公變王室之亂控大邦扶小國會王世子以定之其後王世子踐阼實為襄王是銷逆跡而轉順象不動聲色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也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謂中國之為中國不至失父子君臣之大倫而淪于戎狄與禽獸也學者知再言首止為美之大者庶得春秋經世之旨而可與權矣

鄭伯逃歸不盟

書逃歸二條始此書不盟之屬三條始此書逃歸不盟特文○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正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眾不盟是以為貶故直書曰鄭伯逃歸不盟若陽穀之會公有疾使季文子往而齊侯絕之弗及盟則又責在齊而不在魯矣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

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鄭伯喜于王命而畏齊故逃盟也何罪乎曰春秋尊王以正名而審義以定禮諸侯雖不應會王世子而義在匡王春秋與之者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貶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于父子湯武之于君臣周公之于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首止之會善盟而罪逃聖經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與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按傳時江黃道桓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餘見莊十年

三年
滅譚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執諸侯十三條始此○凡執書人貶也諸侯無王命而執大夫大夫雖有罪執者猶貶書人也况諸侯執諸侯乎晉貶書人以罪之虞公無罪乎按傳僖二年夏公貪璧馬與晉滅虢之下陽虞雖存其地之緼于晉久而晉命行乎虞民亦信矣晉人執虞公猶執獨夫耳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

是也書公不名執諸侯例書爵不名也虞自是滅矣而但書執者書滅猶重之書執乃賤之也書滅下陽于始而紀執虞公子後以見棄義趨利為亡國敗家之明驗也其垂戒亦深矣

丁惠王二年六年齊桓三十二晉獻二十三衛文六蔡穆二十一鄭
鄂十三年六年文十九曹昭八陳宣三十九杞成公元年宋桓二
十八秦穆六楚成十八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鄭新密也○伐者伐逃盟也圍

甚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戎狄圍中國始此義見下文

冬公至自伐鄭

何以遂救許也救許為急也齊自召陵之後威服四譯聲動諸夏今楚猶圍許其干伯令甚矣而齊于是時方合六國之師伐逃盟之鄭一聞圍許即移師以救是非明乎討罪救災之義不至此也凡書救無不善書遂救許善

之尤也救許而還傳稱許男見楚子面縛銜璧楚子禮而命之蓋負義在許而仗義自在齊與遂救許而以伐鄭至者救許為急伐鄭為大

戊惠王二年七年齊桓三十三晉獻二十四衛文七蔡穆二十二鄭
辰十四年七年文二十曹昭九卒陳宣四十杞成二宋桓二十九
秦穆七楚成十九

春齊人伐鄭

鄭背華即戎而治之也稱人者將甲師少也

夏小邾子來朝

邾稱小邾子始此。前稱邾今稱小邾前稱名今稱爵何也邾為邾之別封故為小邾而其時始得王命而為子也其來朝何也始進爵而來朝也何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殺申侯稱國何也按傳孔叔言于其君請下齊以救國而鄭伯乃殺申侯以悅于齊是殺之不以其道也申侯始有寵于楚文王王固憂其好利以亡身矣然鄭伯不自服逃盟之罪而擅殺大夫以悅于齊可乎故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母音某魯地今泥母

亭舊云衣裳之會八。按左氏盟以謀鄭也。鄭既殺申侯以悅于齊其謀鄭何也。鄭伯猶未盟也。鄭既未盟則世子華與盟何也。傳稱管仲請桓公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桓公于是修禮于諸侯而鄭伯使世子聽命于會此其來盟之由也。世子請齊侯去三族以為成而因以鄭為內臣管仲曰子奸父命不可乃辭此又其盟而如未盟之實也。子華由是得罪于鄭而鄭伯乃復乞盟于齊。

曹伯班卒

昭公卒子共公襄立

公子友如齊

汪氏曰甫盟甯母而

冬葬曹昭公

已惠王二十八年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五衛文八蔡穆二十三已五年崩鄭文二十一曹共公襄元年陳宣四十一紀成三宋桓三十秦穆八楚成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

鄭伯乞盟

盟上公羊有鄭世子華非洮曹地王人與諸侯盟始此凡書乞五條始此乞盟特文。盟以謀王室也。王

朝之下士書人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亦偏乎春秋之法王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使以私情出討者止錄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事行者雖下士亦序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班列為王命而重聖人之情見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始洮歸今乞盟又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

夏狄伐晉

按傳晉敗狄于采桑狄伐晉以報之也敗狄不書書其重者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書致二條始此致夫人特文。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于玉戚

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故雖詩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周公人臣不踐其位而用天子之禮故夫子傷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然行禘于周公後世記禮之家猶或以為尊周公也奈之何用以致夫人乎夫人趙氏謂僖公夫人聲姜是也致者致于廟以成婦也士婚禮云婦入三月乃奠菜于廟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

春秋僖公

卷五

十

稱來婦也。莫榮于廟以致之之謂禮。禘大廟而致之其禮乎。凡書用者不宜用也。致非所譏也。但禘而用致則悖矣。頌稱聲姜為令妻。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蓋借之與。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王崩年未詳。傳曰前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懼大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難于

齊。今王人始來告喪也。趙氏曰傳說非也。據稱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則正月位已定。何得直至十二月而後告喪乎。臨川吳氏曰謂前冬惠王已崩。豈有一年尚不發喪之禮。竊疑王或有疾。襄王監國。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為亂。大臣遣下士告難于齊。桓公于是合諸侯以謀之。至冬王崩而襄王乃正位也。愚按經文明稱八年冬王崩而長編是年為惠王二十五年。明年為襄王元年。則惠王以是年崩並可見。若惠王崩于前冬。安有曠年不正位而猶上冒其先王之年者耶。今一以經史及趙吳二氏為正。而左之失誣昭然矣。

庚襄王九年。

齊桓三十五。晉獻二十六。卒。衛文九。蔡穆二十四。鄭文二十三。曹共二。陳宣四十二。杞成四。宋桓三十一。

卒。秦穆九。楚成二十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說悅同。桓公卒。子襄公茲父立。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宋子宋襄也。凡外嗣

君稱子五條始此。葵丘齊地在陳留縣。舊云衣裳之會九。其盟何也。左氏謂尋盟且修好也。王使宰周公賜齊侯胙且命無下拜。而齊侯對曰。小白敢無下拜。于是見齊侯之德之恭也。下文盟言諸侯不言宰周公者。猶不敢與王世子盟之意也。則其列于會而不得如王世子之殊會何也。夫宰周公者。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人。則以六卿上兼師保。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任端。揆禹自司空進宅百揆。而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兼師保也。周公為師。而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任端揆也。三公與王坐而論道。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其品望畧同。兼此者。任亦重矣。其僅與王人序諸侯之上。同例而不殊會者。冢宰猶是臣也。王世子即君也。尊王同。而所以尊王不同。此春秋揆君臣之義。以正名分。而不敢有一毫僭差焉者也。嗣君在喪。例稱子。然卒稱子。正會盟稱子。非正也。斬然在衰經之中。而從于盟會。不待貶而見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內女書卒二條始此。未嫁何以書卒。二傳謂許嫁則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禮治之。

是也。未許字則不書卒矣。
蜀杜氏曰：嫁為夫人則繫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宰周公與會而不與盟何也。凡桓之會盟有尊王之事三首止之會帥諸

侯會王世子以明尊王世子而不敢與會之義不但不敢與之盟也。洮與王人之微者盟矣。然猶必序于諸侯之上以尊王人。葵丘與宰公會尊不比王世子而過于王人則會序于上而不敢與之盟以尊之。凡此蓋禮義自然之等級而仲能輔桓以行。茲春秋所深予也。會盟同地再言葵丘書之重詞之複又所以深美是盟也。孟子詳載其五命之詞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一也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二也敬老慈幼無忘賓旅三也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四也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五也。以是為命故諸侯咸喻乎桓之志陳牲而不軟然則聖賢所黜于霸功者謂其未能正心修身以立其本耳。若五命所陳未嘗非齊治之要道也。桓公翼王世子而奉戴為嗣王其即初命之意與。

甲子晉侯詭諸卒。

獻公卒子奚齊立。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奚齊殺卓子立嗣君稱殺稱子特文。稱其君之子者嗣君未踰年稱子。

猶內君般赤野稱子之義也。然則齊君舍未踰年書弑其君舍此不書弑其君而書殺其子何也。凡未成君遇弑而稱弑其君者討賊之詞也。舍嫡而居正商人弑之遂篡國奚齊孽而奪正里克殺之非篡國故稱殺其君之子者子則孽與嫡殊而其臣又正與奸殊此天理根乎人心而不可滅也。周幽王黜太子宜臼子伯服而乃以殺其身晉獻公殺世子申生子奚齊而終以殺其子春秋于奚齊不書弑而書殺以明獻公之失德徇人欲而滅天理而示以齊家端本之道也。其為後世戒切以至矣。豈寬里克而縱之哉。

辛襄王十年齊桓三十六晉惠公夷吾元年衛文十蔡穆二十五未二年鄭文二十三曹共三陳宣四十三杞成五宋襄公茲父元年秦穆十楚成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齊。

內如朝諸侯二十三條始此如朝不書至二條始此朝齊十一條始此。凡直書公如皆為朝

也其書如而以事見則非朝也。外來朝直書來朝內如朝止書如而不書如朝者國史尊內之文而聖人因之也。如朝諸侯二十三條惟前二條不書至者世遠則畧也。張氏曰莊十三年柯之盟魯服于齊其後因昏姻一再如齊自此不朝齊幾二十

春秋僖公

卷五

二

年今蔡正之後諸侯不朝王而朝伯王公如齊自此始矣吳氏曰僖公兩朝齊桓事伯王也末年一朝齊昭繼前好也古者諸侯互相朝謂之邦交之禮天下無道惟有小國事大國而已故經書魯所朝惟齊晉楚三國齊晉伯國也事之猶可楚蠻服也晉衰不能與抗而魯亦朝之可歎哉

狄滅温温子奔衛狄稱號外之也温在王畿內周司寇蘇忿生之國也內諸侯而為狄滅王室之益替也監

主之不振亦見矣

晉里克弑其君卓卓公羊作卓子卓弑兄惠公夷吾立。奚齊也而書弑其君以討之者未踰年而遭殺孽與嫡殊科已踰年正位而遭弑則孽不啻嫡矣故稱里克弑其君者以伸討賊之義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告以故克遠聽其謀欲以中立自免而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持祿容身速獻公殺嫡立庶之禍者克也使克明于大臣之義執節不貳據經廷諍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于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于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于死不貴幸而免克以中立祈免而終亦不免等死耳不死于忠

至而死于弑君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于篡弑之罪克之謂也

及其大夫荀息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先君終而以身許嗣君弑而以死報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故憫褒之也或曰息事獻公而從于昏雖不食言庸足取乎曰非也世衰道微人私其情以成傾危之俗至于歃血要神猶不能固也孰有可以託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北戎汪氏謂亦戎名也杜氏謂即山戎者非

齊弑其大夫里克里克弑二君一大夫乃其殺不書國人以討其罪也殺不以罪何也惠公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是惠公未正其罪也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聞命矣乃伏劍而死是里克未受其罪也然則克何罪也先君命克為世子傅世子以非罪死而克既隱忍以苟存矣奚齊既有先君之命而克殺之次及卓又殺之所謂忠君愛國者顧如是乎以是罪克克不

齊火僖公

再拜而死而欲以言自解也不能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之謂殺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雨雪二止

壬襄王申三年

十有一年

齊桓三十七晉惠二衛文十一蔡穆二十六鄭文二十四曹共四陳宣四十四杞成六宋襄二

秦穆十一楚成二十三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鄭父克之黨也十年冬殺而書春從告也按左氏鄭父言于秦伯曰臣出晉君君納

重耳則鄭父有可殺之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罪累上乎惟惠公以私意殺克其黨皆懼而致此也故罪累上也聖經以大義公天下誅賞一不得以私與書法如此先儒以春秋為性命之書也有以哉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齊桓伯主也書公及夫人會之何也于此見僖公之賢德與桓

公之霸業俱荒也張氏曰男女無別則瀆瀆則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戎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怠敖浸淫日長矣桓公自是以徃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謁盛行霸業遂衰而魯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也惜哉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其伐何也黃不歸楚貢也齊桓不能救則惜桓也按二年貫之盟管敬仲言于桓公曰江黃遠齊而近楚

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不聽而盟未幾陽穀之會召陵之師江黃悉與道管仲死楚伐黃滅黃而桓果不救也夫遠國慕義背戎即華春秋所深取也被兵歷三時告命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戎安夏之義矣滅弦滅澠皆不先書伐滅黃先書伐者罪主盟者之積久而不一救也

癸襄王

十有二年

齊桓三十八晉惠三衛文十二蔡穆二十七鄭文二十五曹共五陳宣四十五卒杞成七宋襄

三秦穆十二楚成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黃滅不書奔猶遂滅不書奔之義也。國滅死于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與。而書楚滅黃與書齊滅遂微不同。書滅遂責齊也。書滅黃責楚亦責齊也。春秋書滅國先自齊始。至是戎狄橫諸夏衰蠻方益踵凌弱暴寡之為。伯主不修救困扶危之職。遂使小國賢君喪于強暴。而覺日從徵會之徒勞也。豈不惜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宣公卒子穆公欵立。

甲襄王十有三年。齊桓三十九。晉惠四。衛文十三。蔡穆二十八。鄭文二十六。曹共六。陳穆公欵元年。杞成八。宋襄四。秦穆十三。楚成二十五。

春狄侵衛。楚伐黃滅黃而狄又侵衛何也。皆齊桓致之也。冒致之齊桓固尊周攘戎為中國之盟主矣。其後漸于荒樂楚人伐黃救師不出。然後狄窺中國。一侵衛再侵鄭。肆志王都之側。雖淮夷亦來病杞。不思也。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之道。即春秋示萬世帝王之心法也。桓文以力假仁。示人以隙。而釁乘之。其事其文。比類可考。學者亦可默會其義于意言之表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鹹。衛地。其會何也。為淮夷病杞。且王有戎難故也。詳見下城緣陵。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家氏曰。陽穀甯母及鹹之會。其後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杞魯皆同之也。

乙襄王十有四年。齊桓四十。晉惠五。衛文十四。蔡穆二十九。卒。鄭文二十七。曹共七。陳穆二。杞成九。宋襄五。秦穆十四。楚成二十六。

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此齊桓率諸侯為杞城也。不繫杞者為鄰國城。其國都皆書國。城邢城杞是也。為鄰國城。其境邑皆第書邑。城楚丘城緣陵城虎牢是也。故邢遷都夷儀而後城。則不書城夷儀而書城邢。若楚丘若緣陵皆先城而

後遷都若虎牢則又雖城而非為都皆第書邑也至杞既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平復為杞城之則不書城緣陵而書城杞矣桓率諸侯為鄰城者三而或沒諸侯而不書或書諸侯而不序或再序三國之師其書不同何也邢以自遷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患之義無專封之嫌也淮夷病杞八國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事已專矣故前目後凡書諸侯而不序也衛為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帥師戌之歸其祭服乘馬及凡國用其力尤勤功尤大而事尤專故春秋責之尤重第書城楚丘而不書諸侯也故以功言則城楚丘為大以義言則城邢為美春秋之法明道而不計功正義而不謀利書法如此貴王賤伯以正待人之體也明此則知孔子小管仲之器曾西鄙仲而畏由之旨矣

夏六月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使來朝特文鄆朝惟此條○春秋內女適人則

係諸國若杞伯姬之類是也未適人則書其字若子叔姬之類是也季姬為鄆夫人書字而未係諸國何也公止季姬于家而絕鄆子故不書鄆也內女而為遇來朝而言使又何也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則公之不以禮接鄆子而亦非所以處其女也明矣季姬遇而使朝雖亦非正然于是夫婦之倫全甥舅之禮協父子之情安乃所謂冒不正以歸于正者故

經備書以責公而于鄆季姬則後猶錄其卒也舊乃謂公愛其女使自擇配僖公賢君不宜縱女至此况左氏有明文而可為此以亂之乎即于鄆季姬書卒之義亦未可通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名杜氏曰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山崩二條始此○外異不書此何以書公羊云為天下記異也周禮各山大澤不以封王官守之

其小者侯國守之自一國而言則應乎諸侯自天下而言則係乎天王故晉卜偃以沙鹿崩而知咎周大夫以山冢崩而憂云春秋書沙鹿崩梁山崩之屬不係以國此畏物之反常為異使凡有世道人心之責者皆有恐懼修省之意也梁山不日沙鹿則日者沙鹿處卑而崩尤異也

狄侵鄭

張氏曰狄數犯畿內諸侯自入衛伐邢滅溫至此亦甚矣伯圖弱王室卑而諸侯受禍著齊桓之怠也

冬蔡侯盼卒

穆公卒子莊公甲午立

丙襄王十有五年

齊桓四十一晉惠六衛文十五蔡莊公甲午元子七年鄭文二十八曹共八陳穆三杞成十宋襄六秦穆十五楚成二十七

春王正月公如齊如朝不書至二條止

楚人伐徐義見下文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牡丘齊地近匡匡衛地

葵丘之盟且救徐也楚都郢距徐遠而伐之憑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義當速救以勢非難救也今書次于匡見赴之不決書大夫帥師見躬之不親其德漸衰而禦外蕃安中國之志怠矣但始次而終救視欲救而終次者彼善于此故猶得與次聶北救邢同末減之文而非救晉次雍榆者比與春秋書法如此欲有國者慎終如始也始終如一則可進于中庸至誠無息之義不徒勝于今之諸侯大夫而且過于五伯之假之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楚與國○左氏曰伐厲以救徐也張氏曰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意楚必

救厲而徐可解也而楚不救厲諸侯卒不克救徐而還繼此楚又敗徐于婁林矣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至會二十七條始此○高氏曰公自正月如齊而會盟次救伐因之暴師于外已踰三時而以

會至見救徐之無功也

季姬歸于郕義已見十四年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書晦二條始此震二條止此震廟特文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夷諡伯字也○書晦

猶書朔之義也稱夷伯者大夫既卒不名震者雷電擊其廟也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其始封者為祖昭穆繼之而震之者蓋德不足以承之也天人相與之際微矣

冬宋人伐曹匡方盟而伐之何也懷宿憤而乘桓懈也張氏曰莊十四年曹從齊伐宋宋至今為憾今曹方從齊伐厲

而宋襄遽乘虛伐曹于此見襄志之虛而桓德之衰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蠻戎相敗二條始此敗不稱師八條始此婁林徐地○凡敗皆書敗其師而敗徐不稱師者凡敗蠻戎不稱師不成師也進于中國則稱之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君獲特文一條秦伯見經始此秦晉

交兵始此○按傳此秦伯伐晉晉與之戰而獲以歸也而經書晉及秦戰者專責晉之詞止書獲晉侯而不書以歸者特恕秦之詞也凡戰之責在及者而不書及則兩俱有責如晉人秦人戰于河曲是也獲之罪在獲者而又書以歸則尤為有罪猶凡書執書敗書滅又書以歸是也今晉背施幸災以怒其鄰故書晉及秦而不書秦及晉書獲晉侯而不書獲以歸所謂春秋無義戰而彼善于此者與凡戰敗必書師敗績今獨不言師敗績者君為重師次之大夫與君敵故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于師也大夫獲必書師敗績師并于大夫也孟子教王侯大夫重丘民以安社稷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示天下萬世辨上下以定民志故以君為重師次之聖賢之義並行而不悖如此惟此義不明而後世有上蔑其民下棄其君者其于經世之大常交失之矣

丁襄王十有六年齊桓四十二晉惠七衛文十六蔡莊二鄭文二十九曹共九陳穆四杞成十一宋襄七秦穆十

六楚成
二十八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星隕之屬二條止星

隕書石特文鷁鳥名五歷反穀梁作鷁書鳥退飛特文○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隕鷁飛而聖經詳其數與名者深見乖氣致異天人相感示凡有國者察物象之變以密修省之幾無小大也其意亦切矣此皆宋異也魯史何以書因其告異以著于經也書是月者明其文之不相連而變之不一而足也宋襄以亡國之餘妄圖霸業五石下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其後孟之執泓之敗相繼迭見天之示人顯矣經之垂教明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季字友名即成季也友卒子季文子行父嗣內臣卒書字二條始此○大夫卒而書名曷為兼稱字聞諸師曰魯卿有生而賜氏命之為世卿者季友仲遂是也季子忠賢于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力二君公不勝私故皆報以異賞也經于其卒各以賜氏書誌變法亂紀以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經例內女嫁于諸侯尊雖同而不記其卒葬惟賢則書錄其本末則書紀季姬宋伯

姬在家為淑女既嫁為賢婦此皆賢其義行而特書其卒葬者紀伯姬則錄其本末乃書也鄆季姬賢不及紀宋二姬而其遭變曲全視子叔姬鄭伯姬之流則遠矣故雖不書其葬而猶書卒亦所以謹夫婦之道而正人倫之統也舊說辨見十四年及事義慎考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僖叔之子叔孫戴伯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今臨淮郡○會淮何也淮夷病鄆而謀城鄆也不書城何也按傳城鄆役人病有夜登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也○汪氏曰却淮夷而不力城鄆而不果桓公安攘之志至是愈怠矣况魯僖在會季氏滅項曾不能為鄰封討強家反遷怒其君而止之是昧上下之分也又待聲姜會卞而後釋焉是奈男女之別也伯事之慎不已甚乎前此楚伐黃滅黃而不能恤狄侵衛侵鄭而不能遏簡于存杞不若存邢之功緩于救徐不若救許之速宜淮夷之微亦有所窺而動也公與桓盟會十有四皆不

至而惟牲丘與淮書至聖人之意可見矣

戊襄王

十有七年

齊桓四十三卒晉惠八衛文十七蔡莊三鄭文

七年楚成二十九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臯陶之後楚與國左氏曰為徐報婁林之役也

夏滅項

項國名子爵○按左氏淮之會公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則滅項者魯也二傳以為齊桓滅之考于經未嘗有書外事而不言國者如齊滅譚楚滅弦狄滅濫之類是也亦有書內事而直言魯者如取鄆取郟之類是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經例內大惡必諱今滅項之惡大矣曷不諱乎諱者臣子施于君父若滅項則公在會季孫所為耳執政擅權為惡而不與之諱此春秋尊君抑臣不為朋黨比周之意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魯地○其會何也聲姜以齊止公而為會也吳氏曰此蓋會淮之後諸侯各

歸國齊獨止公將執以歸夫人要于路而會之非齊侯既歸而再出會也然婦人無外事詩頌聲姜為令妻而猶為此何哉高

春秋僖公

卷五

七

氏曰情則可矣禮不可也

九月公至自會公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桓公卒世子無虧立明年宋伐齊納公子昭齊人殺無虧宋立公子

昭是為孝公

已襄王十有八年宋襄九齊無虧殺不書齊孝公昭元年晉惠九

十年衛文十八蔡莊四鄭文三十一曹共十一陳穆六杞成十三秦穆十八楚成三十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伐以納孝公也三月齊人殺無虧不書何也桓公既立無

虧矣又屬公子昭于宋襄而殺無虧者又眾亂殺之而非昭殺之故未滅也若昭初無命于桓而自殺之則當書齊公子昭弑其君無虧矣

夏師救齊救無虧也義見下文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靡音讞齊地○四公子拒宋而敗也于是

宋立孝公矣義見下文

狄救齊救四公子之徒也○伐救戰救備書何也宋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詳也凡書救者無不善書師

救齊者善魯也書狄救齊者善狄也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師救無虧善也狄救四公子亦善乎宋師曲救齊無不善也雖救之無濟猶善也凡戰多受伐者為至今宋伐齊即以宋為主者責宋公也又書齊師敗績者責齊臣也或曰桓公嘗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世子矣則何以不可立乎曰不能制命雖天王欲撫鄭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也况桓公已立無虧乃欲以私愛亂之其可哉宣王之于魯戲括可鑒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自卒至是凡九月矣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四海然不能正心修身以

齊其家極方在殯禍變繼作至閏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矣春秋明道正義于齊桓晉文之事功有褒而過有貶其肯深哉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稱人特文。○狄稱人進之也。慕義而來進之。可也。以狄伐衛而進之。可乎。伐衛所以救齊也。

衛嘗為狄滅。東徙渡河。無所控告。誰實攘戎狄而封之。使衛國忘亡者。齊桓也。齊桓方沒。遽從其亂命。奉孽奪嫡而伐其喪。非所以靖其國而報之也。從桓之正命而救無虧。救之正。即報之正也。從桓之亂命而黨昭黨之亂。即報之亦亂也。桓公攘戎安夏。一匡天下。于衛為尤。而衛之負齊亦為尤。聖人一以義裁之。而不以已與先書狄救齊。再書狄人伐衛。非縱其伐衛。正善其救齊也。或乃疑桓曾有立少之托。安見宋伐齊之為罪。狄伐衛之為善者。則未知春秋信正不信邪之義。而聖人惡似而非。恐其亂德之心矣。

庚襄王十一年

十有九年

宋襄十。齊孝二。晉惠十。衛文十九。蔡莊五。鄭文三十二。曹共十二。陳穆九。杞成十四。秦穆十九。楚成。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此宋襄圖霸而執之也。凡經書諸侯而滕子與焉。何也。滕子亦有罪也。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

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猶夫故也。書名以著其罪。不亦宜乎。然則宋執有罪。不以伯討與之。而例貶以人何也。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則貶其專也。雖歸于京師。而非其罪。則貶其濫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爵宋而人曹邾。猶齊桓北杏之會。爵齊而人宋。陳蔡邾之意也。

鄆子會盟于邾

吳氏曰。鄆子如會以盟。適遇宋公歸國。及邾之境而會之也。

巴西邾人執鄆子用之

書用二條始此。○用者。謂殺而用以祭也。或謂即其鼻血。以用于神也。鄆雖失盟會之信。何至肆虐。乃爾乎。其罪不待言矣。然則傳言宋公使邾子用諸次。睢之社。而經止書邾人用之何也。書宋人。即邾罪

隱書邾人。即宋罪存也。齊桓五禁。大夫猶戒專殺。况諸侯乎。况又用之乎。其為盟主之罪亦明矣。

秋宋人圍曹

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何也。討其貳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自省德。而亟合諸

侯執嬰齊。不足以示威。盟曹南。不足以示信用。鄆子。不足以示刑。卒于兵敗。身傷。為天下笑者。不知反求之實也。故子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歷觀經書。襄公數條。其蔽大率坐此。明春秋之義者。反求諸已。而知為政緩

急大小之序焉則得矣

衛人伐邢

伐以報前冬之伐也。按傳衛大旱師興而雨則是邢無道當討而是師比于周克殷而年豐也。然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罪而徒欲報其與狄來伐之愆且又不伐狄而伐邢焉皆非也。故曰左之失誣。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與會盟始此。微者盟會不也。曷為內則沒其主名外則人以微之乎。楚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而諱是盟也。莊十年荆敗蔡師始見于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狄之也。僖元年收稱楚經亦書人。于是乎浸強矣。然終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桓修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既沒鄭首朝楚其後遂為此盟。故經沒公人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于是大張列于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凡以著蠻服之強傷中國之衰也。春秋予奪進退之義深矣哉。

梁亡

梁嬴姓伯爵。伯翳之後也。書亡二條始此。梁何以亡。梁伯好上功民罷而弗堪則告其民曰某寇將至召溝公宮則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由是觀之可以知弗書秦取

之意矣。夫乘人之危滅人之國罪易見也。自危自滅罪難忽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有國家者朝修其禁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惰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者禹也。檢身若不及者湯也。自朝至于日中矣。不遑暇食。用誠和萬民者文王也。梁本侯國公羊謂之魚爛而亡者不能自強于治則日危月削如火消膏瀕于亡而莫之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酒淫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辛襄王二十二年

宋襄十一年齊孝三晉惠十一衛文二十蔡莊六年鄭文三十三曹共十三陳穆八杞成十五秦穆

二十楚成三十二

春新作南門

書新作特文。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稱南門者南非一門也。魯之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南門。譏其僭所不當為也。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而孔子稱其言必有中。見勞民為重事也。况僭制而侵上者乎。僖嘗修泮宮復闕宮而經不書者。廟以敬祖。學以教民。無所刺也。隱元年傳稱新作南門。經不書者。蓋逸文與。或曰南非一門。本當立而無僭。則合禮而不書矣。

僖公

卷五

三

夏郟子來朝

郟朝惟此條郟姬姓國。按隱四年魯取郟邑于宋桓二年取郟大鼎于宋郟已滅矣夾深鄭氏曰郟有二滅于宋者北郟來朝者南郟今單有二郟城是也公羊不考此而謂為失地之君又謂失地何以不名兄弟辭也亦曲而未

可通矣

五月乙巳西宮災

西宮者何公別宮也公羊謂之小寢也中宮為正寢其東西為小寢

鄭人人滑

滑音活姬姓國。入者滑叛鄭而服于衛故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書狄人猶書邢人狄人伐衛之意也狄一也後此二十一年書狄侵衛又三十二年書衛

入及狄盟外之也而于時衛方病邢二國謀救之則如邢人狄人伐衛之例列書人而不外之矣故春秋謂之化工

冬楚人伐隨

隨姬姓國

王襄王十三年

二十有一年

宋襄十二齊孝四晉惠十二衛文二十一蔡莊七鄭文三十四曹共十四陳穆九杞

成十六秦穆二十

春秋侵衛

前兩書人為救齊救邢也若無故數侵中國則復外之而書號矣故春秋謂之化工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鹿上齊地。宋為主故序齊上也其稱人何也貶也胡氏曰鹿上之盟是

宋公也何以稱人齊桓攘楚以安中國宋襄盟楚以求諸侯也張氏曰伯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伯中國而求楚與之同盟春秋列而人之著宋之自取辱也

夏大旱

書大旱二條始此。旱者不雨而旱也何以或書不雨或書大旱凡但書不雨而不書大旱者非耕耨時也若莊三

十一年之書夏大旱宜七年之書秋大旱是也至僖三年文元年十年十二年或越五月不雨或越六月不雨或越二年不雨則大旱又不待言矣凡書者以示人君敬天勤民之意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

諸執

侯以伐特文孟音于宋地楚書子始此。子楚本爵也四譯雖大皆曰子吳本伯爵亦稱子况楚本子爵乎故楚稱王僭也入春秋來皆稱號僖之世亦止稱人降之也今稱子則如其爵也宋公為會王執與執之楚子執之也何不言楚子執之不與荆

春秋僖公

卷五

三

蠻之執中國而以同執為文也諸侯皆在會而荆蠻執其會主莫之敢違傷亦甚矣以同執為文抑南蠻即以悲中夏也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即宋宜楚曲明矣而宋公見執書不少隱楚子稱爵乃自此始何也夫盟王者合諸侯以攘戎尊王者也欲繼桓烈而與楚盟會何義乎此所以人宋公于鹿上之盟而孟之會宜書不隱人楚子于宜申之使而孟之執同會共稱也則執宋無容隱而爵楚無所嫌矣故春秋謂之化工

冬公伐邾 義見二十年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齊侯獻戎捷書爵書戎今楚不書于捷不南蠻之義著矣其來獻捷何也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來獻以脅魯也然則魯當受乎晉景公使獻齊捷于周天王猶責其奸先王之禮也况以蠻荆暴虐中國而受之乎况宋公作賓王家方玉帛相見而遂以興戎又以軍獲遺獻諸侯而可受之乎故上文隱楚執而以同執為文抑楚兼以責諸侯此稱楚人而不以宋捷為文抑楚亦以悲魯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書釋特文薄宋地史記作亳。會不書所為而會于稷書成宋亂者為受郟鼎不討督也會于薄書釋宋公災故者為莖蔡侯不討般也盟不書所為而盟于薄書釋宋公何耶責公以悲中國也宋方主會而楚肆執伐俘獲來遺是荆蠻反為中國主非天下之小故也公會而釋之不于之而責之何也自世情言雖嘉公救患恤災之義可矣而自王法言公不能請天王會中夏伸大義以抑之而顧敢盟乞釋使操縱出自荆蠻也其視姑徐徐以紓之者何異哉故書會書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為中夏諱而深惜魯也聖人之謹外蕃而責賢者如此

癸襄王二十有二年 宋襄十三齊孝五晉惠十三衛文二十二未四年 蔡莊八鄭文三十五曹共十五陳穆十杞成十七秦穆二十 二楚成三十四

春公伐邾取須句 句音俱須句在東平西昌縣西北伐國取國二條始此。邾國也須句亦國也何以書伐邾取

須句也按左氏任宿須句顓臾皆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邾人滅須句須句于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是固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矣而經書伐邾取須句如取人國邑者貶也其伐邾專為母家報怨既非奉王命討亂之師况取其國私為附庸而他年又取其訾婁為邑以私之乎若公奉命討邾而反須句則當書公伐邾須句子某歸于須句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吳氏曰鄭知宋霸不得成而朝楚宋公不自反德乃遽怒鄭以伐之此所以挑楚覺而取泓之敗也

以挑楚覺而取泓之敗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按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而經諱不書公且不書敗績何也經例內敗績但書戰內以諱為貶也邾出師而戰書魯及即敗為我自取亦見矣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邾輕出師用致傷殘詎無罪與而公之辱甚矣諱而不匿春秋之義也

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而經諱不書公且不書敗績何也經例內敗績但書戰內以諱為貶也邾出師而戰書魯及即敗為我自取亦見矣記稱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于升陘始也邾輕出師用致傷殘詎無罪與而公之辱甚矣諱而不匿春秋之義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公敗績戰書朔特文泓水名。戰

書朔重之也傳稱楚救鄭而不書救何也不與楚之救鄭也不與楚將與宋乎書及戰以責宋惡在其與宋也按傳宋襄不阨人于險不鼓不成列公羊以為至仁大義雖文王之戰不能過也而經不與又何也順事恕施者王政之本也襄從亂命不從正命使齊殺世子無虧罪一也一會而虐滕鄆二君罪二也曹不來服鄭往朝楚不自省而遽圍曹伐鄭罪三也凡不仁非義

齊不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則亦何異盜跖之以入先出後分均為仁義而陳仲子之以避兄離母為廉乎夫計末遺本節小名妨大德者聖人之所惡也而謂春秋與之哉

甲襄王十
申五年 二十有三年宋襄十四卒齊孝六晉惠十四衛文二十

一杞成十八卒秦穆二十三年楚成三十五

春齊侯伐宋圍緡緡音民宋邑。齊霸國之餘也宋襄既敗于泓楚勢益張矣不助宋抑楚又乘其敝而伐之其

無尊中國攘荆蠻恤災患畏簡書之義可知矣鄭與楚合猶夏殃民而桓公伐鄭圍新城攘南蠻也宋與楚戰兵敗身傷而孝公伐宋圍緡殘中夏也不待貶而見矣况孝公又襄公所立而背施為不祥乎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襄公卒子成公王臣立

秋楚人伐陳其伐何也傳謂得臣伐陳討其貳于宋也吳氏曰曹南之盟陳不從宋即伐鄭之役陳亦未從宋也齊之

盟陳從楚即孟之會陳名從宋實從楚也經惟見陳之服楚不見陳之貳宋蓋以伐宋之後鄭朝楚陳未朝楚即誣以貳宋之

罪而伐之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成公卒弟桓公姑容立。前此杞稱伯。此何以稱子也。按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狄也。杜

註以為杞實稱伯。成公始行狄禮。故貶稱子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黜陟諸侯也。不亂名實乎。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况華戎之辨尤謹乎。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有禮義也。一失則為戎狄。再失則為禽獸。成公變夏用狄。貶而稱子。存諸夏也。記稱四譯雖

大皆曰子。是也。

乙襄王十有四年。齊孝十七。晉惠十五。卒。衛文二十四。蔡莊十

西六年。鄭文三十七。曹共十七。陳穆十二。杞桓公姑容元年。宋成公王臣元年。秦穆二十四。楚成三十六。

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義見下文。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凡王侯書居八條。始此天王書居三條。始此天子鄭何也。責王也。按傳先是鄭人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而執

王使王怒使頽叔出狄師伐鄭。取櫟。是鄭固抗王命而當討也。王德狄立其女隗氏為后。大叔帶通于隗氏。王絀隗氏。頽叔懼狄遂奉叔帶以狄攻王。王乃適鄭。處于汜。是大叔頽叔因犯王典而當誅也。然執王使攻王都。皆沒不書。而上書狄伐鄭。此書天王出居于鄭者。凡以見王出之自取。以申法行自上之義也。鄭伯大叔之屬。不勝誅矣。襄王不忍小忿。用狄變夏。出狄師伐鄭。而立其女。又拒富辰之諫。而無修身齊家之化。以正之。是法不自上立也。記曰天子不言出。而今言出者。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而王之不德。又甚焉。故書法如此。為後戒也。後世之主。如唐資寔厥伐。隋而世有戎禍。晉藉契丹取唐。而卒致北遷。凡此類者。許翰謂其皆不戒于襄王之所以出也。其得春秋之義矣。居者宅其所有之稱。出而仍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晉侯夷吾卒。

按左氏九月晉惠公夷吾卒。子懷公圉立。經書冬卒者。杜氏謂從告也。不書葬。故也。二十五年正月。

秦伯納文公重耳殺懷公于高粱不書納不告入也不書弑其君圍未正位也

丙 襄王十 二十有五年 晉文公重耳元年齊孝八衛文二十五卒 蔡莊十一鄭文三十八曹共十八陳穆十

七年 三杞桓二宋成二秦穆 二十五楚成三十七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滅國書名特文。衛侯何以名說者謂滅同姓也禮諸侯不生名失地則

名滅同姓則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祖裔宗親與失先人世守者罪畧同也今以義推之非也晉滅虞楚滅夔之屬亦同姓也曷不名也說者又謂滅同姓應名若虞夔之屬其國有致滅之道則滅之者不名今邢與狄伐衛以救齊而衛遷怒于邢又遣二禮往仕誘殺其守而滅之則與虞公貪晉璧馬以自滅者異而滅之者宜名也今以義推之亦非也虞以貪致滅說何有焉滅號曷不名且經滅同姓不以道而不名者亦多矣蓋聖經于衛燬獨名者衛侯身經滅亡之餘又滅人國且無罪之同姓亦不免焉而邢又與衛同為齊桓之所封而置者也考齊桓以僖十七年十二月卒十八年正月衛乃從宋伐齊于時狄邢猶知伐衛救齊而衛乃衛怨而伐邢滅邢也是尚為有人心者手累是數者故他滅同姓者不名而燬獨名此春秋輕重之權

衡先儒謂春秋為化工而非聖人莫之能修也與或曰書名蓋以下文卒書名而衍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文公卒子 成公鄭立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公女書姑逆婦特文。伯姬歸蕩氏不

之見公失禮下主大夫之昏而慢宗廟 卑朝廷也姑自逆婦其失亦不待言矣

宋殺其大夫 義見莊二十六 年曹殺其大夫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納諸侯二條始此頓國名今汝陰南頓

楚使子玉圍陳以納之也。其納何也頓子迫于陳出奔楚故侯失國而納之推亡固存道之正也何以不與其納之也諸既不能以禮安鄰恤小矣然中國諸侯不能修方伯之職伐而納之而至假手于蠻荆聖心不滋戚乎况伐納正也圍納非正也。沒楚卿而微書人傷 中國且以正蠻服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衛成公在喪稱子慶公壻也。何以盟

衛人平莒于我也左氏曰修衛文之好且及莒平也

襄王十八年二十有六年。晉文二齊孝九衛成公鄭元年蔡莊十二鄭文三十九曹共十九陳穆十四杞桓三

宋成三秦穆二十六年楚成三十八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向莒地。左氏曰尋洮之盟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追二條止此書弗及特文鄆只圭反齊地濟北穀城

縣西鄙下也。何以侵我左氏謂討洮向之盟也齊魯世為仇所謂匪媾伊寇也宋衛納孝公魯拒之今孝公且宋是伐何有于魯云討洮向之盟者所謂藉之以為口實者也其侵其追其至詳書之何也罪齊亦罪魯也經例潛師掠境曰侵少則稱人眾則稱師前書人是見其弱以誘魯也後書師是伏其眾以邀魯也此罪齊之為諉也罪魯何也將出境而始追之則備不預追戎于濟西是也巳過境而猶追之則入已深追齊師至鄆是也此罪魯之不慎也然則其書弗及又何也弗者尚有懼而弗敢及也猶晉納邾捷菑而書弗克納也此則恕其猶慎也聖人一字之權衡如此

夏齊人伐我北鄙。按傳此齊孝公伐我而展喜所謂寡人聞君親舉玉趾者也則其稱人何也舊謂自隱歷僖外

兵加我雖君大夫將皆書師書人君將書君自文十五年齊侯侵我始大夫將書大夫自襄十七年齊高厚伐我始蓋所謂年遠書人與今姑存之

衛人伐齊。張氏曰洮向二盟皆衛平莒于我故為魯伐之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書乞師五條始此內乞師止此條。凡書乞者卑遜以請之詞如楚乞師何也將伐齊也夫衛平魯莒盟于洮向齊何與焉而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固有可伐之罪矣然如楚乞師與齊為敵是以蠻荆殘中國也于義不順而于慮亦不遠矣此亦不待貶而見也。陳氏曰宣叔如晉乞師不書乞諸戎狄然後書外乞師亦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乞卑詞也乞諸戎狄志中國之誦于戎狄也盟主乞師哀可知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楚同姓國。經例凡書敗入滅而以其君歸者無不名夔何以獨不名舊謂夔無

罪而不名也。按左氏：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而夔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自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則夔似無罪矣。然禮：諸侯不祀天子，大夫不祀諸侯，而祝融與鬻熊為夔之祖，非其比也。夔安得無罪乎？然則夔何以不名？楚方罪其不祀，而反夷其宮廟，是以燕伐燕，不得與凡滅國同科，而并不得與凡滅同姓同科也。故不名，非怨夔也，所以甚楚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宋地。義見。次年盟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凡書以伐以戰三條，始此。以伐二條，始此。穀，齊邑。楚強

魯弱而用其師以為進退，故曰以者不以者也。背華即戎，取人邑為已有，失正且兆患矣，其致危之也。

戊襄王二十有七年。晉文三，齊孝十，卒衛成二，蔡莊十三，鄭文四十九，秦穆二十，陳穆十五，杞桓四，宋成四。

秦穆二十，楚成三十九。

春杞子來朝。杞來朝稱子，猶杞子卒稱子之意也。杞迫于戎狄風俗維壞，故其來朝亦以四譯之例稱子。然先代之後終異于介葛盧之流，故介第書來而杞猶書來朝也。

終異于介葛盧之流，故介第書來而杞猶書來朝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昭公卒弟昭公潘立。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齊魯方相侵伐，而禮行乎其間，兵不廢禮，所謂猶秉周禮者。此與其明年遂同會盟于踐土于溫，又明年而公子遂如齊，至三十二年而齊侯使國歸父來聘矣。故曰：惟禮可以定國。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杞何以入？傳謂責其無禮也。春方來朝，雖責之，何至于用師？杞弱而凌之也。若齊楚之大，則事之不暇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按傳：楚子及諸侯圍宋也。楚序諸侯之上，而稱人何也？宋先代之後，作賓王家，非有可伐之罪也。去年冬既伐之，而圍緡矣。今又無故，據諸侯以圍之，故貶稱人也。然則諸侯從蠻伐夏，何無貶乎？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公與楚結好而往盟，亦不待貶而見矣。經例：會盟以國，其君亦與焉。圍宋何以盟于宋也？宋方見圍，豈嫌于與盟乎？

己襄王二十有八年。晉文四，齊昭公潘元年，衛成三，蔡莊十四，鄭文四十一，曹共二十一，陳穆十六，卒杞。

桓五宋成五秦穆
二十八楚成四十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此至踐土凡五書晉侯舊謂予晉以霸也或曰侵曹伐衛孔子所謂譎而不正蓋示貶也而謂書晉侯而予之何也自其實而言重耳出亡曹衛皆不禮焉至是既侵曹又伐衛是不能懲忿窒慾而為貪憤之兵再書晉侯非予之也自其名而言王室凌夷荆蠻猾夏齊桓建尊攘之大業既不作矣而與楚締盟重以昏姻者乃曹與衛也雖其時楚樓諸侯以伐宋二國不與于師而罪固難掩矣晉之侵而伐之者乃所以救宋攘楚而安中夏也則舊謂之予晉侯亦非過矣蓋語其修怨尚譎之實則功不掩罪而語其尊周攘戎之名則罪不掩功聖經一筆削而名實皆見功過各形而後知孔子之許一匡與孟子之黜五霸二而一者也學者其可忽乎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魯大夫。買戍衛何也。按左氏晉伐衛買為楚戍衛也其不克戍而刺之何也楚救衛不克公懼于晉乃殺買以說而謂楚人曰不卒戍也然則殺而稱刺何也周

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凡內殺大夫稱刺若曰刺審其情與眾棄之而隱其專殺之失也隱諸已乎殺未有書其故者而今書刺以不卒戍為文又明買為無罪而誣之也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今殺無罪以苟說于強國特書其故而貶見矣是所謂隱而不匿也

楚人救衛

凡書救皆善也雖伯主伐之而楚移師救之亦善也觀楚書救而與晉侯者之不盡予亦具其中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

執諸侯書界特文界與也何以執曹界宋以怒楚而使之戰也所謂譎也曷不貶爵而稱晉侯也古者觀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于是乎用帥晉侯因出亡時曹伯不見禮而修其怨者實也而其數曹伯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至三百人者則名也且語其實入國執其君又分其田暴矣欲致楚師與戰而執君界宋以怒之譎矣而語其名責曹以禮攘楚以義而曹又與衛去夏即狄而賊禮義者也春秋不以名失實亦不以實廢名序其本末無貶爵而功過不相掩矣故聖人取一匡之畧而門人蓋彌之先儒謂春秋為化工有以哉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衛地。戰而言及王乎是戰者也。晉師避楚三舍。楚得臣請戰而書及在晉何也。得臣初告于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意也。及先軫獻謀。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決矣。故楚雖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然則怨楚而責晉乎。夫楚陵諸夏。滅黃而羈主。不能救。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救無成功。執中國盟主于孟。而在會諸侯不敢與之爭。今又戍穀逼齊。合師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春秋雖未極揚其烈。然爵晉侯。人楚卿。功罪亦分焉。諱道則三王之罪人。而功非不盛也。知此則經文之彼善于此。與其徒之無道。桓文者皆可見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稱國以殺何也。按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其可廢乎。是楚子實戒得臣也。得臣使伯勞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得臣從晉師。文公辟之。楚眾欲止。得臣不可。戰而敗績。是得臣實債楚師也。則得臣有罪矣。然楚子既知其不可。敵矣。又莫之能止。而少與之師。然後以一敗殺之。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以聖人書鄭棄其師。與書楚殺得臣。觀之。可為後世見不善而不能退者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諸侯失國皆名。衛侯鄭何以不名。非寬衛侯。著晉文之咎也。衛侯失守社稷。背華即戎。于晉文何咎。衛之禍。晉文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斂孟。衛侯請盟。晉不許。是塞其自新之機也。使許之。當棄楚而歸晉矣。乃惟怨是圖。必使竄身子于荆蠻。得罪于京師。兄弟相殘。君臣交訟。誰之咎也。夫心無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晉文將取威定伯。而舉動煩擾。若不勝任者。惟鑿智自私而心隘也。春秋不名衛侯而咎文公者。蓋責備賢者。端其本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鄭地。按傳。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而春秋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爵雖諸侯。而號令天下。幾于改物。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實俱亡。無寧實亡名存。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子者。已奉為君也。此亦罪晉文報怨行私。專權自恣。廢置諸侯之意也。

陳侯如會。如會三條始此。○公羊傳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杜氏曰：陳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也。

公朝于王所。朝王之屬三條始此。朝王所二條始此。○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凡朝宗親遇之屬，如于京師見于廟禮也。于外非禮也。朝于外者，虞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所謂天子適諸侯曰巡狩也。亦禮也。其有故特會，諸侯以討不順為壇于國外，以命之。所謂時見曰會也。又禮也。今天王下勞，晉侯于鄭之踐土，而公朝于王所，則其時非時巡之時，而其地並非時巡與時會之地矣。非禮也。然則天子在，諸侯可不朝乎？天子在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所為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諸侯失地名，衛侯出奔不名，責晉文也。復歸名，從其例也。衛侯歸，咺何以奔晉？衛侯殺其弟叔武，不以道也。晉文不釋憾于衛侯，于是國人出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于是已立乎其位，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終殺焉。是徒以爭國為心，而亂民彝，滅天理，不恤也。其為罪甚矣。此元咺由是走晉，訟其君，而君有不得于其臣也。經例歸稱復者，繼之不稱復者，絕之也。衛侯有罪，何以稱復？春秋之法，嚴而恕。衛侯雖殺叔武，猶意其或出于悞也。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終以爭國為心，而無自艾之意矣。是以始稱復，終不稱復也。

陳侯欵卒。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秋，杞伯姬來。禮，父母沒，不歸寧。伯姬何以來也？為去年師入其國而來也。書此以見伯姬之越禮所自來，而魯迫之亦已甚矣。○吳氏曰：杞桓公伯姬之次子，向來朝為魯所卑，又帥師入其國，魯之待杞，可謂無恩矣。今又來謝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臨川吳氏曰：魯以楚師伐齊，取穀，孝公適卒，未及報魯怨，故魯因使聘齊，講好而釋怨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畿內溫國

莊十年已為狄所滅矣。此謂畿內河陽之地，即襄王所賜晉文者，會以討許衛也。餘見下文。

天王狩于河陽。書王狩特文。河陽晉地。河內有河陽縣。近溫。○非狩而言狩何也。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天王狩于河陽。猶言天子適諸侯曰巡狩也。所以尊周而全晉也。啖助云。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若原其自謙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

之意。忠亦至焉。夫子特書狩于河陽。所謂原情為制也。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實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之。又為晉解之。于以見春秋仁之至而盡也。

義之盡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朝王所二條止。○爾書王所。王不在會之詞也。王不在會而近于會。猶以王所非所為惜也。或乃謂踐土王在盟所。河陽王在會所。何哉。無論溫與河陽。經自分兩地。即于兩所之義亦失矣。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執歸于京師。正也。晉稱人而衛侯不名。執不以正也。禮諸侯不專殺。况在殺弟如衛侯乎。况執在殺弟之衛侯。而又歸于京師乎。故為正也。然君臣無獄。晉為臣執君。亦甚矣。美惡不嫌同辭。書執書歸。兼正不正之義也。凡出書歸。歸書復者。義未絕之詞。雖人臣亦然。稱自晉者。亦

明晉有奉也。君臣無獄而訟之。則正而失其正矣。責其訟于晉而不絕其歸于衛。亦深惜咺之正而失正。而以不絕而絕者加之也。即一言而義指畢備如此。故春秋輕重之權衡。而先儒謂之化工。

諸侯遂圍許。圍許何也。諸侯會。天子至。皆朝王所。而許獨不會。行幸。三百里內。亦皆奔問。起於許。距河陽踐土近矣。而不會可乎。稱遂者。繼事之詞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曹伯襄見執不名而歸名。亦伯之豎貨。晉筮史曰。以曹為解。晉侯恐。于是反曹伯。曹伯以賂歸國。亦可醜矣。而遂會圍許。庶幾過而能改矣。此所以書遂以寬之。

與。

庚襄王二十有九年。晉文五。齊昭二。衛成四。瑕攝一。蔡莊十五。鄭文四十二。曹共二十二。陳共公朔元年。

杞桓六年。宋成六年。秦穆二十九年。楚成四十年。

春。介葛盧來。介。東夷國。葛盧。介君名。○此介來朝也。畧書來。亦不成朝之詞也。稱名者。戎狄之附庸。例書名。○劉氏曰。

春秋傳公。

卷五。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介沉于東夷其車服辭命之屬習而不覺雖歲再朝魯禮俗不合諸夏也陳氏曰介東夷也未通于上國一歲再至意將安在乎介人侵蕭譏有以來也愚按二說不同然義俱有之餘見襄十八年自狄來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翟泉王城內地

○按左氏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周齊國歸父陳轅濤秦小子憇盟于翟泉則在會乃王子與列國之卿而公與會也其貶而稱人且諱不書公何也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內而王子虎下與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雖貴曰士而上與王子盟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故以為大惡諱公不書而王子與諸國之卿俱貶稱人此正其本之義也

秋大雨雹

電滿學反雨雹三條始此○何以書謹變也雹之為變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陰陽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暄霧戾氣故陰氣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而雹者所謂戾氣也此陰脅陽下侵上之象人君所宜恐懼修省而不可以忽者故書也

冬介葛藟來

義見上文辛襄王二十三年晉文六齊昭三衛成五瑕攝二殺蔡莊十六鄭文四十三曹共二十三陳共二杞桓七宋成七秦穆三十楚成四十二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書狄侵齊所以病晉文也按傳晉將與秦圍鄭先侵之狄問晉有鄭虞遂侵齊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狄當膺也而齊又同盟晉文方繼桓倡霸若移圍鄭之師以伐狄則方伯之職修矣此事屬詞春秋教也故狄侵齊之下書晉人秦人圍鄭而義自見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凡稱國以殺者明君與大臣專殺之也元咺訟其君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是無人臣之禮也殺之似無過矣則稱國以罪其專殺何也衛侯躬實有闕故罪以專殺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憚于志鏃鉞為下此春秋誅意之義也大臣從君子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

及公子瑕殺書及三條始此未成君稱公子三條始此殺大夫及公子特文○其及何也桓立瑕為君衛侯忌而殺瑕也瑕猶稱公子而不與衛剽同稱君者是瑕能拒桓而不立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以桓延及于瑕而衛侯忌克專殺之惡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衛侯始歸稱復今不稱復何也深罪其以伎害不以已與也况手足之戚可類肆猜忌而戕之哉末世之君恐公族之軌已也至于網羅誅殺無以比其本根而社稷隨以傾覆者衆矣衛君始殺叔武再及公子瑕曾葛藟之不若也故春秋于再歸不稱復為後世戒此義苟行則漢魏六朝以後之君或亦少省矣

晉人秦人圍鄭按左氏圍鄭者晉侯秦伯也而經皆貶書人何也初晉文出亡過鄭鄭不禮焉今又以其貳于楚也而結秦以圍之孟子曰有待我以橫逆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無禮與不忠也鄭雖無禮而貳未嘗以橫逆加而坐此見魯晉文失反已之道矣况秦伯又從燭之武之言反背晉成鄭以滋後釁也哉故皆貶稱人以為後戒

介人侵蕭

蕭宋附庸國義見十一年介葛盧來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內大夫如聘王三條始此如晉二十

五條始此○大夫出疆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皆書曰遂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與祭公來遂逆王后皆所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勝遂及齊宋盟則專繼事者也冢宰上兼三公其職至重天王使聘于魯其禮莫厚魯僖雖朝王所曾未一朝京師今使往聘又以二事出夷周室于列國此義之所深誅而不以聽者則何以無貶乎凡不待貶絕而罪見者春秋不貶絕以見罪此類是也

壬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

晉文七齊昭四衛成六蔡莊十七鄭文四十四曹共二十四陳共三杞桓八宋成八

秦穆三十一

春取濟西田

濟西田烏乎取取之曹也其不繫之曹何也魯故田而曹侵之今晉侯執曹伯班所侵地于諸侯故不繫

之曹也凡書取者皆取非其有之詞復吾故田而謂之取何也經例凡以禮歸地者皆書歸而以師取地者皆書取晉以師取

春秋僖公

卷五

三

而班之故書取也然則曷不書晉取濟西田歸于我也以方伯之令班侵田則治不以天王之命正侵田則亂聖人不可以亂易亂沒晉書取聖人之意微矣故春秋謂之化工

公子遂如晉傳云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凡書郊九條始此書卜郊不從四條始此○禮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而百神受職也魯

諸侯何以有郊也記曰郊與禘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而賜之魯也史曰魯惠公使請于王也僭莫大于祭祭莫大于天魯禘文王于大廟而以周公配郊上帝于南郊而以后稷配聖人所深痛也削而不存慮無以為後世戒悉書之則歲事有不勝書者故因變禮之中又有變或卜郊之瀆或卜牲之異或不郊猶望非時而郊之失而乃書之以示貶也夫杞之郊禹宋之郊契是天子之事守非諸侯比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明乎此則人安于分義而為天下國家也不難矣然則書卜郊于四月何也周正之四月為夏正之二月魯無冬至大郊之禮而有啟蟄祈穀于上帝之禮故卜于四月也四卜不從又何也月之有有三禮卜上旬不吉則卜中旬又中旬又不吉則止不卜而用下句矣三卜猶非禮也况四卜乎况又不從乎故春秋以為變

之變而謹書之也

乃免牲猶三望凡書免三條始此書免牲二條始此書猶三望三條始此○免牲何也說者謂不以其牲行郊

禮而衣緇衣纁裳奉至于南郊而免之也其猶三望何也望祭名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于類巡守而望因于柴今不郊而望故特書曰猶猶者可以已之詞也其稱三望何也周禮天子祀四望方望之禮上下四方無所不通諸侯非當其封內者不祭魯禮殺王室故望止三而視諸侯則隆矣故雖不在其封而亦祭也郊禘三望皆非禮矣四卜而不從不郊而猶望又何為哉故備書其變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求婦特文○二十五年書蕩伯姬來逆婦者以姬非逆婦之人公非主昏之人而書也伯姬為

逆夫人其來求婦公無自主其昏之嫌曷為必書也姑來求婦亦非禮也王后之詔命不施于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于境中若昏求婦當使大夫而夫人主之乎故特書之以為戒也伯姬以國弱見凌不得已求婦于魯猶曰不可况無故而越禮干政

乎此義行漢唐無呂武之禍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帝丘東郡濮陽頓項之虛亦衛地也○狄嘗逐黎侯于衛而衛不能救邾邾之厄戎嘗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而衛不能救王臣之患其後遂為狄滅東徙渡河賴齊桓攘狄封之耳今又為狄所圍避遷于帝丘而中國衰外戎盛衛侯之闕于善政晉文之替于霸功莫不見矣

癸襄王二十有二年晉文八卒齊昭五衛成七蔡莊十八鄭文十四年卒曹共二十五陳共四杞桓九宋成九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文公卒子穆公蘭立

衛人侵狄義見下文

秋衛人及狄盟按左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書及狄盟而不地者盟于狄也外特盟例書二國盟于某不書

衛人狄人盟而稱衛人及狄盟者此所謂外盟外狄而罪衛也帝王之道內華而外狄猶天地之道內陽而外陰盟固非春秋之所貴矣况戎狄豺狼侵之而旋與之盟哉聖經之義切以至矣或曰猶師盟之例及國佐盟于袁婁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文公卒子襄公驩立

甲襄王二十有三年晉襄公驩元年齊昭六衛成八蔡莊十九年十五年鄭穆公蘭元年曹共二十六陳共五杞桓十宋成十秦穆三十三楚成四十五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滑姬姓國○胡氏曰滅而書入者弗能有其地非未滅之也注氏曰滑國伯爵莊十六年同盟于幽第二十年鄭公子士洩堵寇管入滑矣蓋國近于鄭故秦雖滅之而不能有與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吳氏曰二十八年遂聘齊講好至是而報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姜戎姜姓戎子駒支其後也秦書號特文殽地在弘農澗池縣西○前此秦晉戰于韓隨息爭而從禮至此又為殽之師此乃秦晉兵爭歷七十二年之始也是役也孔子作書序秦穆

公伐鄭晉襄公敗諸穀而春秋書晉人及姜戎敗秦于穀人晉而狄秦何也書與春秋皆聖人親筆也而豈矛盾乎書序專取秦穆悔過自誓之言止于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與晉用兵無道之失兼于懲惡其法嚴晉不稱君而人之者俯逼葬期忘親背施墨衰經而即戎其惡甚矣秦不稱師而狄之者以羈謀主以詐棄信以貪勤民而又以師越人境而蔑其先也謂非狄道而何哉夫為此謀者秦杞子晉先軫將倖其成以為己功也然使臣懷利以事君子懷利以事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一失則戎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人晉而狄秦其立人道以存天理之意也嚴矣哉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臨川吳氏曰三十年狄侵齊傳謂問晉之有鄭虞也此狄侵齊傳謂因晉喪也則狄非無畏晉之心晉縱而莫

懷是為可罪焉耳

公伐邾取訾婁

訾婁邾地穀梁作訾樓義見下文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再伐邾何也按左氏公伐邾取訾婁以報二十二年升陘之役邾不設備而仲復伐之也

此皆不勝忿欲恃強凌弱之師備書之而罪著矣或乃謂伐至再三念母勤也夫念母者必止乎禮義公于成風越禮以尊其身違義以報其怨殘國之民取人之邑曾是以為可乎。張氏曰僖公懷升陘之憤以晉文方霸未敢與報怨之師今晉文既沒秦晉內訌故君臣間有事而交伐以取利據事益書罪自見矣家氏曰齊桓之沒宋楚爭霸魯乘以伐邾歲至于再今晉文沒魯又乘其秦晉交兵而再伐之每乘間侵陵小國春秋備書所以貶也

晉人敗狄于箕箕地名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按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人敗之卻缺獲白狄子而經

不書伐書獲畧之也然則晉卻缺而書人何也戎憑陵中夏盟至一不聲討至乘喪來伐乃始以詳敗之抑末矣。穀梁子曰中國于戎狄不言戰皆曰敗之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如朝書至二十四條始此。綜三十二條如朝王侯之文

惟僖十一年以前二條不書至及昭五條定一條書至河乃復又昭一條書于乾侯餘二十四條無不書至蓋如朝例書至也。會盟征伐不皆書至而如朝例書至何也。以事言之會盟征伐之故變而危朝見之禮常而安而在春秋之世則朝鄰國有

似安而彌危者以非先王之世邦交世朝之禮而小事太弱事
 強時驅勢迫不得已而入朝之禮也故其時朝王之禮不修而
 朝其強諸侯者相望于道皮幣珠玉車馬惴惴焉恐或不免其
 不如戰國時之奉冠帶祠春秋者蓋鮮矣且會盟之禮猶為會
 于公所而朝則親入其朝征伐猶悉索其國賦以兵革從而朝
 則與其臣下挺而走險耳雖以魯勤于事大猶一辱于楚再厄
 于齊六阻于晉則欲以累卵之危而求履尾之亨不亦憂受乎
 其難之哉此所以凡朝例書至也僖九年十年二條獨不書至
 蓋世遠而逸其文與春秋凡書事之文皆後詳而前畧乃所謂傳聞又異詞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僖公薨于文公與立。小寢何也。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諸侯之制降于王。其有路寢小寢則一也。記云。君日出而眠。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眠。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小寢燕息之地。非路寢比。君終不于路寢。殆非正也。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求哉。古人貴得正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書隕霜二條始此。書不殺草李梅實特文。何也。曰。此言可殺也。可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也。天失其道。草木猶于犯之。而况君乎。故以人道言。陰陽失其序。則施必悖。而

無以統萬象。以君道言。仁義失其宜。則權必喪。而無以服萬民。哀公問社。宰我對。以使民戰栗。蓋因公欲去三桓。張公宰而勸之。斷也。時仲尼聞之。曾責其失言。而其自與哀公言。乃以為可殺何也。蓋宰我所言。初非立社之本意。而稱使民戰栗。則又未見其進賢除奸。有見可殺焉。而後殺之之至意也。故觀聖人。所論對社之言。與書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之義。而聖人刑賞之至。見于彰善。彈惡之中者。蓋並行而不相悖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傳曰。討其貳于楚也。張氏曰。許者。文公所不能致也。今襄公敗秦敗狄。而又伐許。自以為勤矣。殊不知。忘喪毒民。失道之甚也。

寬政康

寬政康

